

地仙俠客 修煉真傳
內功外功 武傳秘訣

俠客傳授 秘史

江湖奇俠法術大全



地仙俠客修煉真傳

內外武功傳授秘訣

江湖奇俠法術大全
第十一集

(集二十部全)

又名
俠客傳授秘史

江湖奇俠法術大全 第十一集 目次

第六十一節

十八刀牌法術……

一點返魂香善人有後
十八刀牌法老將逞雄

第六十二節

三眼鏢鎗法術……

還愿行香禪房探祕密
隨機應變旅店弄玄虛

第六十三節

舞石担法術……

曲徑通幽露出無邊春色
深山潛伏偷看異樣功夫

第六十四節

水面飛行法術……

易釵爲弁居然百里尊嚴
以斃代舟無異一葦濟渡

第六十五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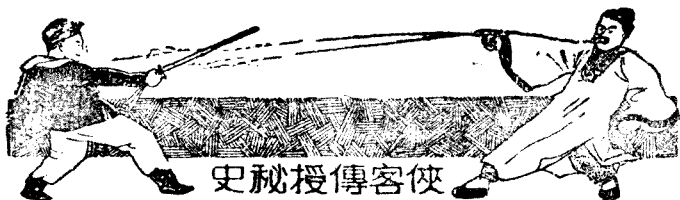
四兩撥千斤法術……

舉石獅暢論行功妙旨
數橋洞可笑孺子天真

第六十六節

觀音過海法術……

認寶刀忽來一個仇人
匿如意可奈千尋潭水



史秘授傳客俠

▲地仙俠客修練真傳 ◎內外武功傳授秘訣▼

江湖奇俠法術傳

又名俠客傳授秘史
第十一集

第六十一節 十八刀牌法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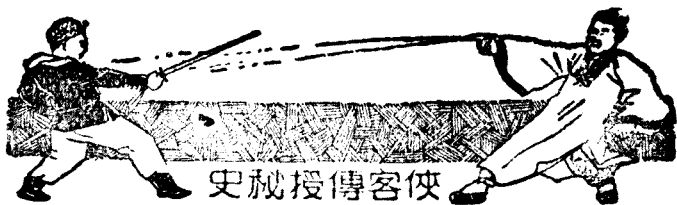
- 一點返魂香善人有後
- 十八刀牌法老將逞雄

話說我們到了盤門外吊橋堍，正待打聽蘇家，只聞得一片哭聲，又帶着布灰之氣，知道是死了人，韓翠雲就疑心是蘇小曾的母親壞了，不覺一呆，後來見蘇小曾從破屋中出來，和我們招呼，才知沒事，他將我們讓到屋中坐定，去到裏邊請了他母親出來，拜了我們活命之恩，他妻子也出來拜見，然後大家入坐問起別後之事。蘇小曾說：那天回家時，他母親已危篤萬分，果如養子平所說，行將就木，一



史秘授傳客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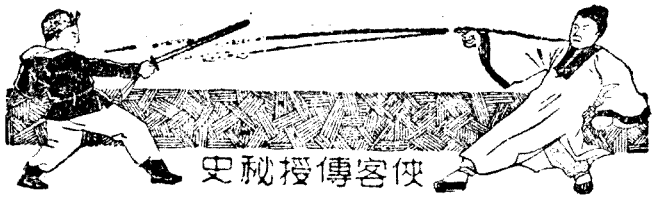
息尚存，照平常人眼中瞧起來，是萬無生望，幾個醫生，也是如此說法，當時見了這種情形，便不敢怠慢，亟忙將門窗堵起來，取出返魂香來，如法燃點，只焚了半顆，老人家便清醒了。及至燒完一顆，病已去了大半，能說話能飲水了，三天之後完全復原，精神反比平時好了許多，現在已健步如恆。我們聽了他的話，也替他歡喜不盡。韓翠雲道：「剛才我們在外邊，聽得哭聲，又聞得布灰氣，不知是誰家死了人，我們到不覺吃了一嚇，如今知道是不相干的。」蘇小曾道：「承三位仁人關切，中心銘感，來世願爲犬馬，報此大德，只是說起那死人的人家，也着實可憐，現在世情變壞，天道却也變得壞了，惡人到不見得遭甚惡果，善人却反不得善報，真是可歎！那家姓翁老頭子名喚



振崙，共是夫妻兩口子，家道很殷，溫飽有餘，那翁振崙宅心仁慈，自少年時節，就歡喜行善事，修橋補路，施粥捨棺，只要力量夠，無有不做。他那位太太，也是一般的心腸，每日裏誦經禮佛，口無惡言，面無惡色，誰知這一對善人，却有一樁缺陷，年紀四十多了，膝下猶虛，後來納了一個妾，整整到五十歲上，才得了一個兒子，大家都以為是行善之報，老夫婦以為這是上天所賜，故替他取名天錫。翁天錫自幼便聰明伶俐，身體也十分強壯，六歲上學讀書，十四歲上就進了學，如今已是十八歲了，與閣老坊李大戶家訂了婚，定今年三月十二日完姻，不料昨天晚夕起了急病，天色黎明就死了，聽說吃晚飯時還是歡歡喜喜呢，我若早知道了，到可把剩下來的返魂香送



他一顆焚點，可是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人已是死了。三位想這麼一位善人，就不該沒有後輩，索性不生，到也罷了，如今却偏待他扶養成，那麼也可以讓他多活幾時，等成親之後，生下了一男半女，那時再死，也得有個後代接替的人，却不遲不早，在這緊要的時候死了，叫這一對老夫婦，怎麼不傷心呢？我故說現在的天道，也變得壞了。韓翠雲聽了，笑道：「你這人不是呆了麼？我在無錫時，不是向你說過，我這種返魂香，是死人也醫得活的，你怎麼忘懷了？人死了之後，只要腑臟不壞，無論如何，都可救活，除非腐爛了，此香才無可為力，你快將剩下的香拿兩顆去送給他家，叫他們依法薰燃，包你可以回生過來，此刻我們也要走了，我們住在觀前的陳家客店裏，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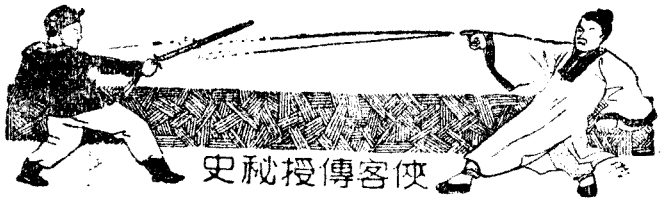


頭你沒事，可來談談，我們還預備到各處名勝地方遊玩，路途不熟，就受累不少，你畢竟是本地人，來得熟些，還要請你做遊玩的嚮導呢！蘇小曾連稱聞命，送我們出來，訂約而別，我們因在城外走，一路抄過胥門，這個門是當年伍子胥諫吳王之處，後來吳越講和，他便身死，臨死對人說：我死了之後，把我兩隻眼珠子放在城牆上，包可看見吳國受越國之禍，後來果如其所言，這就是胥門的出典。抄過胥門，又到闔門，這一門是著名熱鬧之處，人煙稠密，比別處更爲繁盛，進了闔門，由苦鷗坊等處，一路直回到玄妙觀，就在觀前館子上，吃了午飯，因爲和蘇小曾約定到陳家店的，恐怕他早來，等得心慌，故就回店，坐談了一個時辰光景，他興匆匆的來了，一見我們，便劈



史秘授傳客俠

口說道：那返魂香果真是仙丹靈藥，翁天錫死了大半天，衣衾棺槨都備齊了，只少要入殮，只一薰就薰過來了，哇去了一口痰，現在已清醒了，那老夫婦真歡喜得甚麼似的，他略略將家中之事部署好了，還親自來拜謝三位，要接三位到家去住呢，特叫小子先來關照一聲！韓翠雲笑道：他遇見我們，就是他命不該絕，我們不過湊個巧，算不得甚麼，至于住到他家中去一層，我却不以爲然，我們都是散淡慣的人，住在客店裏要怎麼便怎麼，豈不自在，若住到他家去，窒窒礙礙的反覺不自在，況且我們還須在此等一個朋友，若住他家去，那朋友來時，那裏找得到呢？蘇小曾道：好在翁振崙不久就要來的，這個意思，回頭向他自己說罷！我們本待等小曾來了，帶領着同



往虎邱遊覽，現在
 既然翁振崙要來，
 又不便走開了，相
 約到梅鶴軒去品
 茗，關照過了店家，
 如有人來訪，我們
 在梅鶴軒，可來關
 照一聲。于是大家
 同到梅鶴軒喝茶，
 這裏的茶葉，却比

江湖奇俠法術傳



(改鴻香齋活翁天錫)

了無錫來得考究，
 但是水却不及惠
 泉，大家談談說說，
 過了一會，店家果
 然派人來尋，說是
 有人過訪，回到店
 中，翁振崙夫婦已
 立在門前恭候，見
 蘇小曾帶着我們，
 便上前迎接，同到

一五九九



史秘授傳客俠

店中，向我們納頭便拜，大家還過禮分賓主坐下，通了姓名，翁老夫婦，說上無數感激的話，末了，就說起請我們住到他家的話，我就將韓翠雲剛才的意思告訴了他，翁振崙道：三位說那裏話來，小老家雖不豐，自問還可以招呼三位的飲食起居，就是等朋友，也無妨于事，只要關切店家一聲就是了，老實說：轎子已經預備，三位答應也要去，不答應也要去，這是小老夫婦一點誠心，務請勿却。我們見他言詞懇切，也不好固辭，只得答應了，沒多時，轎子已經來了，翁振崙便請我們收拾行李上轎，他們老夫婦二人，却扶杖步行，一直到了他家門前歇下，二人又過來捲簾扶出，同到客廳上，重新見過了禮，坐下之後，家人送過了茶，翁天錫也由兩個家人，扶出來拜見，他神



情雖然清醒，可是精氣到底不振，我急命家人扶他進去休養，一會兒擺酒來吃喝，不在話下。次日起身之後，蘇小曾也過來伺候。我們便約他去遊玩虎邱。翁老聽了，便向我們說道：小老本當奉陪三位恩人，只是行走不便。去不得了，就請蘇大哥代勞指引，望三位恩人勿責；一面又喚家人去喚四乘轎子來。韓翠雲一聽此話，雙手亂搖道：老丈快別如此，坐轎子可氣悶死人，我們可坐不來，還是走的來得爽快。翁老道：姑娘！這裏到虎邱，足足有二十多里路呢，一去一回，足有五十多里，那裏走得動？還是乘轎的好。韓翠雲道：老丈不必擔心，我們是走慣了的，莫說五十里，高興起來，五百里也要走呢，況且遊山玩水，隨處流連，坐轎子就乏味了。蘇小曾從旁插嘴道：此去虎



史秘授傳客便

邱，路途委實不近，坐轎子遊山，也不合宜，照小子想來，還是雇四頭驢子代步罷！韓翠雲拍手道：這到使得，大家也同聲稱善。翁老便命家人去雇四頭驢子來，又取出一包碎銀子交給蘇小曾道：費神代老夫招呼三位，這銀子帶着費用，酒飯我自叫人送來。蘇小曾接了銀包，便一同出門，別了翁老，騎上驢子，從城外繞道向虎邱而行，一上七里山塘，水色山光，已一覽無遺，不多時到了山門，跟着，下了驢站着定了一定神，才緩緩走入山門，兩旁綠樹叢生，居中一條石子砌成的甬道，走不上百步，甬道左旁，有一個坟墓，兀峙綠陰中，石碑上鐫着鴛鴦塚三字，我們便駐足憑吊了一會，過去便是斷梁亭，此亭的正梁，中間截分爲二，因此得名，亭中有四塊大石碑，峙立兩旁，



史秘授傳客俠

其中有一塊敲起來釘鏘作響，叫做響碑，其餘三塊的聲音便如木革，叫做啞碑，再上去便是悠悠泉，泉爲井形，用石欄圍着，上面蓋着一亭，叫做悠悠亭。亭的斜對面便是試劍石，一塊數丈長的青石，中間劃成一條二三寸闊的縫兒，好像刀切的一般，光滑無比，相傳是吳王試劍之所。試劍石再上幾步，便是古貞娘墓，由此再拾級上去，便是千人石，點頭石，劍池，旁邊就是石觀音寺冷香閣等，從點頭石右旁翻上去，越過劍池之頂，就是虎邱塔，在此四望，獅子山遙遙相對，作回頭顧盼之勢，其餘如天平靈岩等山，都是青翠迎人，蘇小曾到一處指點一處，費了半天功夫，全山之景，一覽無餘，不似遊惠山般的多所遺漏了。這虎邱山雖然極小，上邊的古迹，却來得極多，風



景也清幽可愛，各處遊玩了一番，便到冷香閣上去休息，那翁老家
人，已站在千人石旁守候我們，他說酒菜已在冷香閣上擺下，茶也
烹好了，請我們上去吃喝。大家上閣之後，先喝了幾杯茶，然後飲酒，
却又是一桌盛席，翁老如此相待，到弄得我們過意不去，當下遠望
山色嵐光，近看名勝古蹟，興趣無窮，開懷暢飲，蘇小曾又把山中的
諸景，詳細說明，冷香閣斜對貞娘墓，遊玩人都在墳前歎嘯憑弔，也
有在壁上題詩的，韓翠雲看了便道：吳王以一代英雄，所留遺迹，遊
人却不甚留意，獨是貞娘以一個娼妓，反這般受人憑弔，那一班詩
人的心思就可見了！我不做詩若是做起詩來，一定不是如此做法。
趙天勇道：既然如此，韓姑娘何不做兩首出來給大家看看呢？韓翠



雲道：做便做兩首，也是無妨的，但我從來不大歡喜這件事，做出來只怕不合式，被人見了笑話。我道：這種事原是消愁遣興，做得不好有甚麼，韓姑娘就做一首罷。韓翠雲低頭沉思了一下，便朗聲高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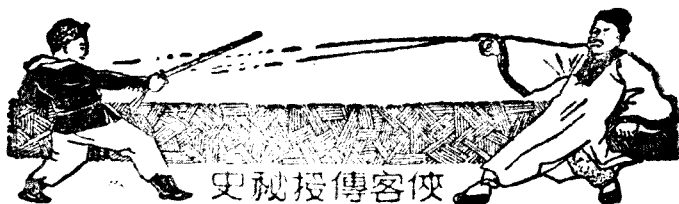
吳主墳前松欲活，貞娘墓畔草如茵，

緣何千古題詩客，不弔英雄弔美人？

大家不免讚他幾句，暢飲一回，吃過了飯，自有那家人收拾，又喝了一回茶，蘇小曾給了管閣子的一些碎散銀子，才一同下閣，出了山門，大家上驢，由蘇小曾在前帶路，到龍壽山房遊玩了一會，又到楓橋寒山寺等處遊覽一周，看看天色已不早了，才繞道回盤門，到了門



前，翁老已出來迎接，不消說又是茶酒款待，次日因天氣不好，沒有走遠，第三天清早，剛才起身，忽家人來說，現在有一位小爺在外面，自稱姓鮑，要見三位，請示下定奪！我聽說知是鮑旭趕來了，便命請他進來，大家見了禮，翁老也出來相見。趙天勇道：如何被你摸到此地？本來你不到，我們今天也預備到玄妙觀中去找你呢！鮑旭道：我昨天晚上才到，就在觀前一帶，見了你們的暗號，順着找到陳家店去，向店家一問，知道三位到這裏來了，本想馬上就來，但是天色既晚，路又不熟，恐怕找不到，故就在陳家店中住了一宿，此時才來，韓姑娘！你將那寶物連救了兩條性命，真是可敬，韓翠雲訝然道：這你又怎麼知道的啊？鮑旭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做了這件



史祕授傳客俠

事，如今差不多蘇州盡人皆知，今天一路過來，路上的人都紛紛的講這一件奇事，那些沒智識的人，還當你是仙子臨凡呢！人家這般的講，我耳朵又沒有聾，怎麼會不知道呢。我便插嘴道：鮑旭且休煩瑣，我且問你，你是個性急如火的人，怎麼今天才來，遮莫是路上又遇見些甚麼不成？鮑旭答道：怎麼不是，我自從回家探母，住了四天，便拜辭了母親，一徑上路，不料走岔了路，弄到商邱縣去，這也是合當有事，無意之間，忽遇見了甘幼龍師叔，問他向甚麼地去，他說是上紅樹坡，并說出一樁事情來，堅要我一同去。你道他到紅樹坡去幹甚麼？原來鄭乾一景瑞珍夫婦二人，失陷在紅樹坡的普仁寺裏，他是奉了旣住大師之命，前往救護的，單身前去，本來嫌得沒有照



應，半路上遇見了我，正再巧也沒有，故一定要拖我同行。我當時因自己人失陷，終無坐視之理，自然答應了！又向他問此事的前因後果，據說他也不很明了，但知道普仁寺的和尙飛熊，本來是一家盜首，後來官司追捕得緊，才剃度爲僧，表面上雖是出家修行，暗地裏仍做那綠林事業，今番大概是被鄭乾一夫婦看出破綻，要去滅他，反被飛熊所困，无住大師得知，才派他去救護的。我當時摸不着頭路，只跟着甘幼龍師叔趕奔前途，原來那紅樹坡在商邱縣城南三十里，那邊都是山林，中間有一座霜楓嶺，最爲崢嶸突兀，嶺下就是紅葉坡，普仁寺就起在山坡之上，規模極其宏大，我們到紅樹坡的時候，天色尙在午牌時候，就在附近村鎮上打了尖，順便問起普仁



史秘授傳客俠

寺中的情形，那店家說：二位可是想到寺中去遊玩麼？近日可是去不得。我便奇怪起來道：這話怎麼講，難道這寺院有大蟲盤據了不成？店家向四下裏看了一看，見沒有旁人，便說道：大蟲麼，雖是沒有，却有比大蟲更爲利害的東西呢！客官們是遠道到此，那裏知道得這裏的事，我們規規矩矩的人，不作興打謊話欺騙人家，客官還是聽了我們的話，不去爲妙。甘師叔便向他問道：究竟怎麼一會事，你也得說個明白，光是如此含含糊糊的，叫人家怎麼相信得過呢？店家又道：客官！你們聽了小人的話是不會錯的，不必尋根究底，須知此事正不好說呢！若說出來，在你們聽的人，也不過和聽鼓詞兒一般，沒有甚麼意思，在說的人呢，不被寺中人聽去，還是無妨，若被寺



史秘授傳客俠

中人聽了去，那可就了不得，殺身之禍，立刻降臨，故還是不說罷！我聽他話裏有因，明知此時他決不肯說的了，便向甘幼龍師叔使個眼色道：如此說來，我們就不去罷，但是此刻天色也不早了，趕不上站頭，不如就在此間歇宿一宵，明天再上路。甘幼龍師叔也會意了，便點頭答應，叫店家替我們預備一個房頭，吃過了點心，便同到裏邊廂房裏去休息，到了傍晚，就命店家取過酒菜，在房中對酌，待外邊收了堂子，店家送上燈火來，便邀他同飲，可巧這店家又是個酒鬼，一聽叫他喝酒，喜歡得甚麼似的，口中雖然客氣，屁股却已坐下來了。我們見他如此情形，便知道容易上手，先也不和他多說甚麼，口舉杯勸酒，一連灌了他五七杯，見他已有幾分醉意，我們便遠兜



遠轉的講起來，慢慢地講到紅樹坡普仁寺的事上去。甘幼龍師叔道：我們今天到此，本想一遊普仁寺，廣廣眼界，却偏又去不得，正是不巧之極，但究竟爲何去不得呢？却又尋不出一個講究來，弄得莫明其妙，這才掃盡興緻呢！我也接嘴道：怎麼不是，去不得也有個去不得的理由，現在店家又不肯直說，令人悶損，照我看來，一定是店家擣鬼呢！店家一聽了我們兩人之話，即搖手道：小人却並不敢在二位跟前擣甚麼鬼，寺中去不得，委實有一個道理在着，剛才恐怕被寺中人聽了去，要連累小人，如今此間沒有旁人，就不愁甚麼，儘管待小人詳細告稟。我道：這才是個老實人，究竟寺中有些甚麼秘密，到要請教！店家呷了一口酒，咳了一聲嗽，才開口道：這紅樹坡的



史秘授傳客使

普仁寺，在從前本來是一個清淨叢林，方丈老和尚名叫惠能，也是個道德清高的僧人，寺中共有百來個僧衆，一向規規矩矩，香煙鼎盛，清譽極佳。不料前年來了一個名叫飛熊的挂襪和尚，到了普仁寺，參佛謁僧，投驗過了度牒，就住下來，照例挂襪僧人，寺中只供給三餐一覺，但這普仁寺也是個大常住，外來僧人挂襪之後，如不願意他往，也儘可留在寺中。那飛熊一住下之後，可就住下亂子來了。他起初還按着規矩，隨班課誦，大家也不在意，到了後來，狐狸尾巴，便漸漸的顯露出來。飲酒食肉，毫不顧忌，當家師父，見他如此不成話，自然要去勸化他，他非但不理，反惡言向相，當家師父因他犯了佛門三皈五戒，善言勸化不得，若不用佛法度懲處他，以後如何



還能服衆，于是便請戒板前去打那飛熊，可是飛熊那禿頭會得拳脚，一下也沒打着，反被他將戒板折了，當家師父還栽了一個跟斗。當家師父弄得沒法，去稟方丈惠能，方丈即命敲動魚梆，傳齊一衆僧人，數出飛熊罪狀，叫衆僧將他攆出山門，整肅清規。寺中僧衆，也有不少閒常受過飛熊的氣苦，只因不得執事僧人的允許，不敢和他去爲難，如今聽得方丈吩咐下來，自然公報私仇，一聲答應，直冲出去，滿擬打碎他鉢盂，撕毀他度牒，攆出山門，使他以後無處投奔。飛熊見他們蜂湧而來，早作整備，待衆僧到得切近，他不由分說舉拳便打，十分兇猛，竟如虎入羊羣，那一班專會誦經吃飯的和尚，如何受得起他一頓打，轉眼之間，已打得落花流水，東奔西躓。飛熊闖



史秘授傳客俠

下了這亂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上方丈，那時幾個執事僧人，正陪着方丈說話，他便上去也是一頓痛打，還立刻逼方丈和一衆執事僧人，離開普仁寺，由他代掌一切，大家打他不過，只得走了。執事僧人等，欲唆掇老和尚去告官，惠能說道：我們出家人何處不可存身，任他去罷，看他這種行爲，殊非出家人所應得，橫行不法，會當受着天報，我們抱定無爭無忤的主旨，不必和他一般見識，若去告官，就失了我們的本來面目。於是便各自散去，奔投各地挂搭，一些兒也沒有對付飛熊。飛熊自趕走了方丈執事僧人之後，便向衆僧說：你們如願意在這裏，以後便聽我調度，不准違拗；如不願聽我調度，便立刻滾蛋。當下去留各半，飛熊便做起普仁寺的方丈來了，一面



史秘授傳客俠

又去招他的同黨來，一面虐待衆僧，使他們煎熬不得，逐漸散去，到如今已都是飛熊的羽黨了。自從飛熊主住以後，起初香火並不衰落，後來燒香婦女，往往無故失蹤，此等事連續發生了幾次以後，人家就起了疑心，香火就此冷淡，可是平常還有些遠路客人等去遊玩。自從前月本縣一位新任知縣鄭大老爺到任以後，專喜私行察訪，探聽民間疾苦，平白破了好幾重疑案，人家都稱爲鄭青天，他對於寺中之事，也略有所聞，寺中也聞他大名，故飛熊就加意防範，凡是客路人去遊玩普仁寺，雖不能公然拒絕，可是進去的多，出來的少，大約不是被和尚所殺害，定是被和尚所幽囚，故我們就戒來往客人，不要投入虎口，就是這個意思。當下甘幼龍師叔聽了店家



史秘授傳客俠

這麼一番話，便問道：那位鄭太爺名字可是叫做乾一？湖北襄陽人？
氏店家說：人却是襄陽人，但並不叫鄭乾一，却叫做鄭景瑞，同來的
一個師爺，才叫做鄭乾一，大約是他們自己人。甘師叔道：這又奇了，
難道是她麼？又向店家問道：那鄭太爺的家眷，可會同來，店家道：這
却沒有，他上任時只帶了一個師爺，兩個當差的，其餘一概都沒有。
甘幼龍師叔向我瞧了一瞧道：鮑旭！如此看來，一定就是她了！我當
時到並沒想到，甘師叔所說的她，究竟是誰，但礙着店主，又不好詢
問，只得含糊答應了一聲。甘師叔接着又問道：既然這位鄭太爺知
道了普仁寺中之事，他又喜歡私行察訪的，究竟去過沒有呢？店主
說道：鄭太爺去與不去，外邊人也不得知道，不過有一樁事，很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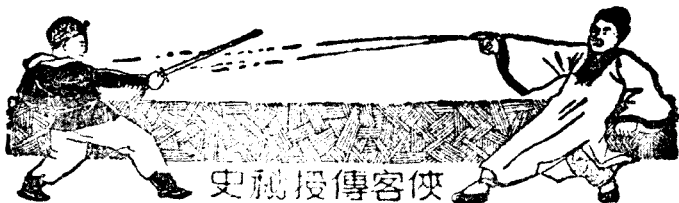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疑竇，那位鄭青天，已有好多天沒有坐堂問事，裏邊人說是有病，可又沒有延醫服藥；近日連那位師爺鄭乾一也沒有踪跡，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却猜詳不出。甘師叔一聽此話，不覺忘形，拍案而起道：完了完了！他們二人，一定失陷普仁寺裏了！鮑旭：我們總得設法相救才是呢。我正待答話，不料家主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把酒都嚇醒了，連忙搖手道：客官！聲音放低些，萬一被寺中巡夜的聽去，就不當穩便了！甘師叔到此也自知失言，便隨風轉舵，說道：這不過說着要子罷了，誰真有能耐去和那禿頭廝併，店家不必着驚，在此更深夜靜之時，決不會有人來此竊聽的。當下大家又談了些不相干的話，方才各自安息。待店主退出之後，甘師叔就向我說道：鮑旭！那鄭官



史秘授傳客俠

兒一定就是景瑞珍姑娘，照目前情形，她夫婦二人，準都失陷在普仁寺裏，衙門中不好聲張，故才託病，大概他們也正在設法營救呢，爲今之計，我們馬上先到衙門中一看風色，然後再定上普仁寺的計較。其時已近三鼓時分，二人都換上了夜行衣靠，虛掩房門，翻身出店，各駕劍遁入城，到衙門上去一看，黑漆相彷彿，寂靜無聲，直尋到簽押房後面的臥房上，才見有一點燈光從窗中透出，我們伏在上面細聽，下面似乎有兩個人的聲音，一人道：吳二！今天張王兩位師爺，到守備府中去議事，怎麼此刻還不回來？難道也和鄭師般一去而不回麼？另一人道：今三且別胡說，我看此番之事，鬧得大了，那守備翁開藩，又沒有多大能爲，怕辦不了今番之事，張王兩位師爺，此



刻不歸，諒來還沒有想到妙法，我們清坐容易打盹，不如來下盤象棋消遣消遣。自此之後，就不再聽見甚麼話，光是跳馬出車的下棋聲。我們打個招呼，翻出縣衙，同往守備府去探聽，到得花廳，對面的瓦房上面，伏身一看，只見花廳上坐着三個人，兩個文打扮的上坐，一個武裝的下首相陪，這不消說是張王二位師爺和守備翁開藩了，下面還站一個老叟，鬚髮如銀，五短身材，精神矍鑠，大約是標下官兵。只聽上邊那武裝的問道：沈發興！你如何知道縣太爺和鄭師爺是失陷在普仁寺裏？不作興在別處麼？那老人不慌不忙的答道：此事雖是標下的理想，但普仁寺自從被飛熊和尚強佔了之後，藏垢納污，弄得不成樣子，縣太爺聞了風聲，曾有過親往訪察的話，今



史秘授傳客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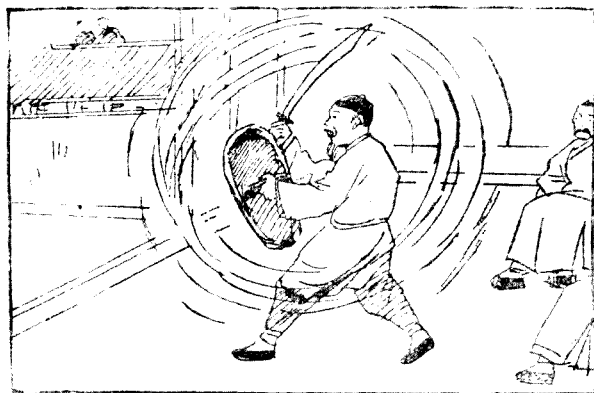
番失蹤，普仁寺就難脫干係，總得前往一查。守備點頭道：話也有理，待我明天點了全隊人馬，前往搜查便了。老人又道：興師動衆前去，未必能得踪跡，依標下的主見，還是先派能人，暗中去調查明白，然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可一鼓而下。守備道：要如此辦法，誰能當此重任呢？老人道：只求將爺令下，標下願往一行。守備笑道：沈發興！你雖有些本領，可是上了這一大把年紀，恐怕去不得了！老人拈鬚答道：將爺休得擔憂，標下年紀雖老，一副刀牌，却還完好可用，若將爺不信時，待我當面演試一番如何？守備道：我常久不看你練功了，既然如此，就當面試來。沈發興答應一聲，從兵器架上取過刀牌，右手執刀，左手挽牌，走到院子裏站定，向上說聲放肆，只見他兩



史秘授傳客俠

脚一蹬，跳到上首裏站定門戶，右脚一跪，左脚一曲，全身蹲下，牌豎在左邊，恰與頭平，右手的刀，却藏在左肩之後，刀尖約有二寸，露在外面，這原來是個蓄勢。說時遲彼時快，一蹲

江湖奇俠法術傳



(沈發興顯打八卦刀解)

之後，兩足一點，盾牌一捺，全身上躍，右手的刀，同時在腰間向外就削；落地之後，接着又是一蹲一躍，刀向斜方冲刺一下，落地又換了家數，全身蜷屈，側臥地上，一扇盾牌，恰好將全

一六二一



史秘授傳客俠

身蓋住，只有二三寸刀頭露出，好像大龜相似。一伏之後，見盾牌一掀，平地躍起三尺多高，兩足一伸，在空中翻過身來，轉牌向下，舉刀正中下劈。落地又復了蹲勢，脚尖剛才着實，又起一個騰步，身體縮做一團，用牌向斜上撞過去，刀向外連撩數下。待到落地，又起一個旋風，從空中直撲到地，就地滾將起來，左右前後，迅捷異常，令人捉摸不定。滾的時候，那口刀上下亂撩，只見白光閃爍。滾了幾匝之後，只見他橫躡出三尺光景，舞動刀花，好像大敵臨前的模樣。攻擊一番，落地時又向右翻騰一步，舉牌擋住左前，那口刀就用撥草尋蛇之勢，向前砍去。自此以後，許多架勢，就反復利用，沒有甚麼旁的花頭了。後來據甘師叔告訴我，這刀牌原來只有這十八法：刀法九種，



是砍削撩刺劈剪勒捲挑。牌法九種，是騰躍撲滾撞伏竄蹕蹲。刀牌聯絡互用，神明變化，都在此十八法中產生出來。當下我們看沈發興使展出本領來，果然好功夫，不愧爲老輩英雄，暗暗叫好。他使完了之後，收住刀牌，面不改色，氣不上湧，緩步走上台階，放下兵器，向上施禮道：將爺如何？標下的刀牌，可還不減當年否？花廳上三人也同聲稱讚，翁守備便道：你既有此本領，這一件重任，就交付你了，如其尋到縣太爺鄭師爺，其功非小。沈發興謝過一番道：既然如此，標下不敢耽誤要公，立刻就要去了，說着也不等裏邊吩咐，兩足一蹬，飛身上了花廳屋面，竟如飛而去。

上海中西書局發售廉價小說書

● 宋明 六朝風流皇帝演義
全書六册 廉價洋一元二角

● 少林寺和尚 少林奇俠傳
正集全書五册 廉價洋二元四角

● 少林寺和尚 少林奇俠傳
續集全書五册 廉價洋二元四角

● 武當劍虹者 武當奇俠傳
全書五册 廉價洋二元四角

● 儒道三教大門法 科學奇俠傳
全書四册 廉價洋一元九角二分

● 上海包滬濱神探錄
全書四册 廉價洋一元九角二分

● 五十年來 江湖武俠傳
全書四册 廉價洋一元九角二分

● 徐卓 滑稽情博士
全書四册 廉價洋一元九角二分

● 紅會 神怪奇俠傳
全書三册 廉價洋一元四角四分

● 最近 上海神秘指南
全書三册 廉價洋一元二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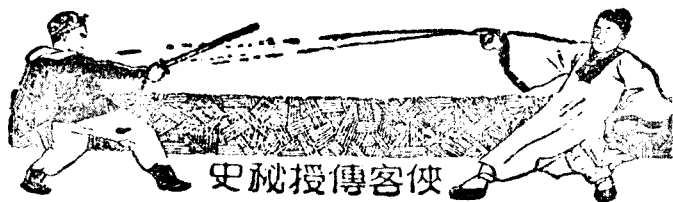
● 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自殺
全書二册 廉價洋四角八分

● 現代青年 戀愛史 一名心花
全書一册 廉價大洋三角

● 現代青年 離婚史 一名復誕
全書一册 廉價大洋三角

● 新編連環圖畫 民國志
全十六册 廉價大洋九角六分

上列書價 均已折實 函購寄費照書價加一成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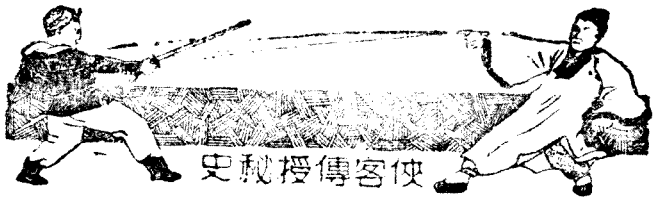
第六十二節 三眼鏢鎗法術

● 還愿行香禪房探秘密
● 隨機應變旅店弄玄虛

話說那沈發興說罷幾句話，也不等上邊吩咐，便將刀牌取過，一個箭步，跳到院子裏，兩脚一蹬，上了屋面，如飛而去。那時小子和甘師叔二人，雖所伏之處，離他上來之地，相去不過尋丈，幸而他心中有事，況也想不到有人會到守備府來暗探，故沒有見瞧我們。讓他去得稍遠，我們也跟踪而下。路上甘幼龍師叔同我說道：你看此老本領雖是高强，此去終是凶多吉少，說不定竟會喪了性命。我道：這是怎麼講？難道那飛熊禿驢的本領，竟比他還大麼？甘師叔冷冷的說道：豈但比了沈發興要大，就是比了你我，也怕小不多；不然你想景



瑞珍姑娘何等本領，鄭乾一還學過劍術，雖說不大精通，到底是一家劍客，怎麼會被困呢？如此一着想，就可知那飛熊不易對付了。沈發興此去，我們不知便罷，既然知道了，到不容袖手旁觀，快趕上去，將他攔住，大家商議一個萬全之計，然後合力前去，互相策應，那才好着手呢。一邊說，一邊加緊脚步，追將上去，直到城牆上面，只見沈發興站在城耳上，並不用繩索垂下，一翻身用牌護定當胸，直撲下去，拍撻一聲，已到城下，我們急駕劍遁，繞到他前邊一二里路落下，假意反身迎上前來，到得相近，故作不見，兩下裏互撞了一下。甘師叔就發話道：你這老兒到好，行路不生根，把人亂撞，幸而是我，要是孱弱些的，豈不被你撞死？半夜三更，如此驚慌，不是報喪，便是強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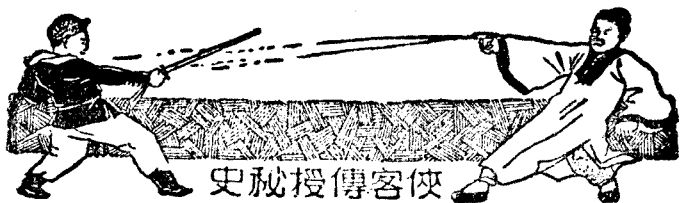


沈發興也不防有此意外，一撞之下，已有些發昏，又聽了甘師叔的話，便舉眼向我們一瞧，却很謙遜的說道：「大家不留心，才有此一撞，並非老夫故意，至于老夫呢！也不是報喪，也不是強盜，實在有一樁緊急之事，要去料理，才致出這岔子，望官人勿罪，說着打躬行禮。我從旁冷笑一聲道：「好老兒！照你這般冒冒失失的，行路尙且撞人，能幹得下多大的事情，不是我說句刻薄話，誰差你去幹事，非但把你送上死路，就是事主也倒了一百二十個霉，我看還是回去罷！」沈發興又陪禮道：「這些是小老身上之事，多謝担心，只請讓開路等小老過去，就感激不盡了！」甘師叔道：「老兒！你如此慌急，究竟上那裏去，說明了讓你走。」沈發興略頓了一頓道：「官人！小老因爲外孫在鄉間染



史秘授傳客俠

了時氣瘟疫，死在目前，故急于要去瞧看，求你們快讓路罷！這時氣瘟疫是急症，再遲一會，恐怕就要看不見了。甘師叔冷笑道：這早春天氣，就有時氣瘟疫，也算人說的話麼？那幾位瘟部尊神，還在他親家那邊吃春酒沒回來呢？你家外孫的病，我却有些兒知道，敢是生在紅樹坡普仁寺裏麼？沈發興一聽了此話，知道內中另有別情，不覺楞住了，但他想不到我們也爲此事而來，只當做是普仁寺裏的伙伴，那裏敢說真話，他靠着蹉跳的功夫，覷個不備，就地一滾，說聲少陪，竟自去了。我恐怕他一鼓氣奔到普仁寺，也這般冒冒失失的，將一條老命送掉，便喊道：老兒！普仁寺去不得，那邊飛熊和尚厲害，連喊好多聲，他竟頭也不回。甘師叔笑道：你不喚他名字，他如何肯



俠客傳授秘史

住，我于是又高叫
沈發興慢走，他一
聽喚他名字，果然
站住了，回過身來，
向我們二人瞧着，
現出狐疑不決的
神情。待我們走到
近身，他才問道：二
位究竟是誰？在何
處會過？小老不能

江湖奇俠法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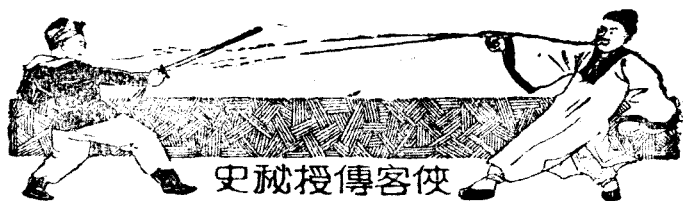


（叔姪兩人勸隨英雄前往）

強記還請指示！我
道：若問我們來歷
甚長，非三言兩語
所能盡，但來此也
和你幹同樣的事；
至于何處會過，就
是剛才在守備府
裏見過一次。沈發
興聽了我的話，兀
自發怔，呆呆的說



道：官人之話，小老實有些弄不明白，還乞將詳情見告。我就說道：你要我們將詳情告訴你，却也不難；只是你須先把去處告訴我們。沈發興聽了此話，便略不遲疑的答道：實不相瞞，小老要到普仁寺中去訪案，并且還要營救兩位緊要人物，故此心急如焚。我笑向他道：老兒！你的本領，我們剛才已見過了，若與平常綠林中人對壘，自然可占得便宜，只是那普仁寺的飛熊和尚，本領萬分了得，劍客們還不免被他所困，你這一點兒本領，那裏敵得上他呢？我們叔侄二人，也爲此事老遠趕來，現在正在設法探聽，老人家既是同道，我們不妨共謀善策。一面又將我二人來歷，略述一番，只把與鄭乾一夫婦相識的話瞞過。沈發興聽了，也甚爲歡喜，其時天色已有四鼓，我和



史秘授傳客俠

甘師叔先回客店，叫沈發興緩緩尋來，天明時在店中相會。我們回到紅樹坡前，仍從屋面翻入，假作熟睡，不多時天色已明，店家開門燒水，送到房中洗盥已畢，正待用早點，那沈發興已找來了，見了我們，裝作故舊相逢情狀，急忙上前施禮，問長問短，店主自去收拾早點，三人坐談了一會，吃過點心，便一同到外邊去散步，緩緩向普仁寺而來，只見那座寺院，依山坡建造，共有九進，每進統是九間正屋，旁邊餘屋，也不下百餘間，每間所佔地步，總有四五丈見方，最後的一進佛殿，更是廣大，估量上去，比了其餘總要大上一倍，端的是規模雄壯，金壁輝煌，并且依着山坡斜起之勢，一層層斜披向上，宛如仙山樓閣，好一座巨大叢林。我們在圍牆外邊觀看了一會，又從山



史秘授傳容俠

門左邊，蜿蜒繞着圍牆而走，直把普仁寺繞了一個周圍，到山門右邊，才進山門入寺。此時已近巳牌，走到第一進是彌陀閣，正中供着彌勒尊者，大腹便便，笑口常開。他後面便是護法韋馱，金盔金甲，手中捧定降魔杵，威風凜凜，這個所在，却並沒有半個人影。我們再走到第二進，便是四天王殿，魔家四位金剛，分列兩旁，頭如笆斗，眼若銅鈴，身體高大，手中乾坤傘的乾坤傘，混元琵琶的混元琵琶，有的花狐雕，有的青鋒劍，每人執定一件寶貝，坐鎮山門，稜眉努目，令人望而生畏。那位魔禮壽天王脚下，却坐着一個邈邈和尚，面上積滿了塵垢，好像幾年沒有洗臉一般，全身枯骨如柴，只有一層黃皮包着，兩眼凹入，眼眶陷成一個深坑，兩顆瞳人，竟毫無神氣，身上披着



俠客傳授秘史

一件百孔千瘡的僧衣，坐在石條上捱風。見我們走近，便愁眉苦臉的向我們望了一眼，形狀十分淒慘。沈發興見了，便向甘師叔說道：這們一座大叢林，聽說產業也很饒富，怎麼出落這種窮和尚？照他這種情形，便是土地廟裏的小沙彌，也得比他好些呢。甘師叔道：看來這和尚是有病的，否則受了這種苦惱，就該往別處挂搭了。和尚聽了他二人的話，又舉眼望了一望，不覺長嘆一聲道：衲子若非身患瘋癱之症，那裏還能在此受苦。沈發興欲在他口中探聽消息，便問道：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難道此間的大和尚，竟不懂這個道理，忍心使你受苦麼？那和尚又是一聲長嘆道：施主們客路之人，那裏知道此間之事，從前本寺的長老，原是個大慈大悲的人，不幸



史秘授傳客俠

被人家趕走了，現在的住持，連三皈五戒都不守，還講甚麼慈悲方便。我們便乘機問起寺中近事，和尚只是搖頭，不肯直說；逼之再三，只說貧僧看三位施主，都是外來之人，不明白此間情形，裏邊也沒有甚麼好玩，還是不進去爲妙，像貧僧正欲離開此地而不能呢。我見他話裏有因，便附耳將來歷說明，他聽了也似乎喜出望外，連聲阿彌陀佛，打起他不振的精神說道：怪不道昨夜觀音大士托夢，說是歹人惡貫將滿，不日就有人來除他，原來三位俠士果真來了。但貧僧瘋癱已久，寺中近事，委實不甚了了，自從飛熊和尚來寺以後，曾經大興土木，建造房廊，其中恐怕有許多密室機關，做他藏垢納污的秘窟，事未親見，不知其詳，前天據伙居道人所講，說是有本縣



鄭太爺微服私行，前來訪事，不料被他們露了眼，將鄭爺誘往密室，幽囚起來。次日又有一位俠士前來營救，恰巧又撞在飛熊和尚手裏，被他飛劍刺傷，拿住了一并幽囚下來。至今一連數日，沒有音信，兩個人雖沒有喪命，但外邊若永遠沒有救應，終究出不得虎口，遲早總是一死罷了！今天三位到來，就有法可想，不過到裏面時須處處留意，不可露了馬脚，貧僧所知道的事，只有如此，還望三位諒察！甘師叔聽了此話，躊躇了半晌，才對我們道：如此我們且出去想法，回頭再來。于是便疾忙退出，一路上幸而沒有被旁人看見，三人一商議，甘師叔向沈發興道：此事我們須得往城中一行，然後再來，才不觸目。沈發興口中稱是，在前帶路，片刻之間，已到城中，沈發興將



我們邀到他家中，坐定問計。甘師叔道：我有十兩銀子在此，煩老人家去置辦一切香花祭禮，另外雇一頭牲口，回來聽用。沈發興應命而去，不多片刻，置辦齊全，挑回家中。甘師叔道：今天我們假扮遠路香客，前去燒香還愿，須煩老人家扮作老家奴模樣，鮑旭扮做書僮，只說從前老主人在此做官，因為得了痰喘症，太夫人在普仁寺許下愿心，得神佛護佑，才能就痊，後來調任別處，忘了還愿，如今舊病復發，太夫人故着公子到來還愿，乞助神靈，其餘隨機應變就是了。我道：師叔此法雖妙，但他若問起姓名官閥來，却怎麼對付？沈發興道：此事不必過慮，前兩任的縣太爺徐國楨，也是江南人氏，他夫人最喜燒香念佛，在任時常帶了公子徐忠到普仁寺燒香禮佛，我們



史秘授傳客俠

今天前去，就托名徐忠二位看是如何？大家都拍手稱妙！立刻改扮起來，甘師叔長衣大氅，扮做富家公子模樣，沈發興和我也改扮了，一同出門，甘師叔上馬緩轡而行，沈發興挑了祭禮，我背了銀囊，步下相隨，一直往紅樹坡而來，到得寺前，已過午牌，一同入內，到了四天王殿，見剛才那和尚，還是坐着捉虱，旁邊有幾個小沙彌，在那裏作拋磚之戲，見了我們，便跑往裏邊通報，少頃知客僧人出來迎接，一同到客堂，送過了茶，甘師叔便將來意告知，沈發興也將挑來的香花祭禮，交給執事僧人，拿去預備，一會兒大殿上鐘鼓齊鳴，知客僧便引齋主到殿上拈香，甘師叔在各佛像前一一行禮，默默通誠祝告，拜佛已畢，由知客引領到各處隨喜，我和沈發興在後相隨，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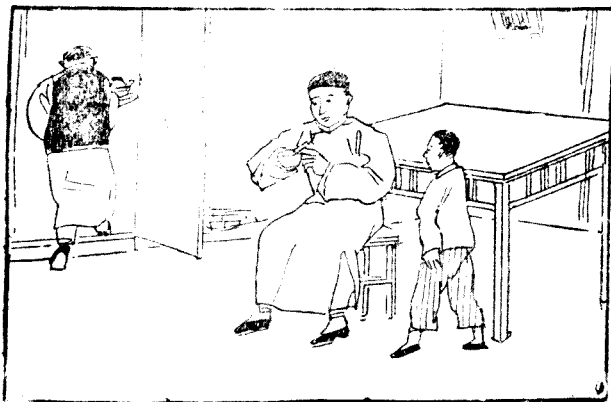
心觀察地勢，以及秘密機關，一層層殿宇都走遍了，只見有一些兒破綻，直到後殿遊玩一周，外邊已有沙彌來回說是齋已備齊，請齋主出去坐齋，大家也不便久留，一同到方丈吃飯，甘師叔自有知客陪着用齋，我們二人，也有沙彌陪着在下邊吃飯，飯後清談了片刻，甘師叔便命我在銀包之中，取出兩錠大銀，交給和尚道：「些些微數，聊助香火，望大師父收了，改日待家嚴病體痊癒，再當來替薩菩薩金，知客謝了，收過銀兩，命掌庫的登上緣簿，我們便告辭出外，知客引了衆僧，一直送到山門，方才回去。我們三人，依舊假做主僕，緩緩而行，直到旁晚，才到城廂跟首，忽見後面一個人，沒命飛跑而來，冒過我們，向城中去了。甘師叔說聲不好，一面向我們使個眼色道：



俠客傳授秘史

我們不必再繞道
往別處，逕回三義
店去罷，老沈！你可
先去叫他們預備
晚膳，我二人隨後
就來。沈發興也會
意了，答應一聲，邁
開大步，逕跟着先
前那人之後，趕進
城去，待我進城到

江湖奇俠技術傳



共謀密事客店用心機

三義店中時，沈發
興已預備妥當，在
門前迎候，一同到
得上房，依然主僕
相稱，他忽送上一
盞茶，其時我站在
甘師叔身旁，見他
將杯蓋揭開，杯中
空無所有，只有一
張小小紙兒，上面



寫着有奸細三字，甘師叔便假意舉杯喝了兩口，擱下茶杯喊道：老沈！這茶味兒太淡薄了，很不好吃，你去替我醞醞，可泡上一盞來，沈發興應聲而去，他又回身向我道：書僮！你今天也跑得乏了，不必在此侍候，到外邊叫店家快送酒飯上來，你們二人要吃甚麼，儘管關照店家弄，明天併還錢罷了！我也答應了出來，恰好沈發興拿着茶，店家捧着酒菜，一同入內，甘師叔又照樣向他說了一遍，他也退出來，就在外間和我要了酒菜，吃喝起來，談些不相干的話。此時五間上房，還有兩間空着，除我們占了東首一間，其餘兩間，也有好幾個客人在內談話，我留心看那些人時，都是規矩生意人，沒有一個像奸細。又不好向沈發興細問，到覺十分悶損，初更過後，酒飯都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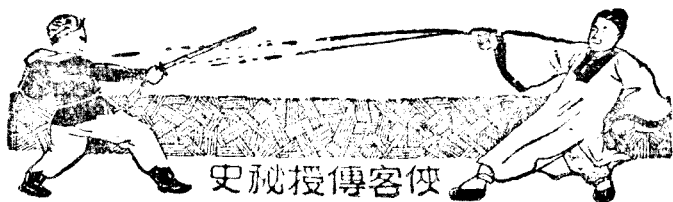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同到裏邊去看甘師叔時，他已有八九分醉意，東倒西歪，也不知是真是假。沈發興一見如此，便說道：公子怎麼又把太夫人的話忘懷了？臨走的時候，她不是再三叮囑，叫路上一切須要留意，不可貪杯誤事，今天怎麼又曠得這般爛醉？須知這北邊的客店，不比江南太平，一不經意，就得着了道兒，以後總得留意呢。甘師叔發起標勁來道：老沈！你這個人怎麼如此嚕噓，喝幾杯酒算得甚麼，城廂之內，怕有盜賊來不成？就算果真有賊來時，小爺三拳兩腿也將他打走了。你不准多說話，若不住口，就先請你吃小爺老大的巴掌。他這麼斷斷續續的說着，沈發興却也冷冷的說道：三拳兩腿，打走賊人，不是說醉話，真是說夢話呢！真有賊人來時，怕不攢在被窩裏連氣都不



敢透呢！一面又回頭向我道：兄弟！我們今天坐着奉陪他一夜罷，若萬一有甚麼意外，回去在太夫人面前怎生交代呢！我見他這些話，明知都是假的，便也搭趣道：老人家！你也太多心了，難道在這城圈子裏面，真會有盜賊不成？果然有賊人來看想我們，就是坐着不睡，也不能和他抵敵啊！只要睡得警覺些就是了。沈發興也沒得話說，當下服侍甘師叔睡下之後，便將房門關上，搬過幾只桌椅，抵住了門，又去取了一根斷頭杆棒，放在舖旁，似乎很爲驚懼的樣子，我見他如此做作，幾乎撲嗤笑將出來。他忙碌了一會，才到舖上來睡，嘴裏還是咕噥着，隔了半個時辰光景，他才不聲響，甘師叔那邊床上，也呼呼有鼻息之聲，我想他們如此做作，無非要避去奸細眼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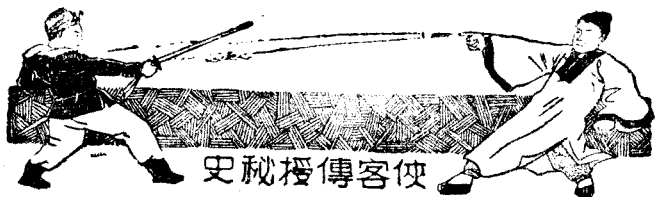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他真當我們是香客，不疑心有別故，將他打發開去，再做我們的事。但那奸細此刻不知在于何處，看沈老兒的情形，一定就在這店中，恐怕那奸細就是我們路上所遇見的漢子，不消說是飛熊和尚派出來的了，我睡在舖上，心中胡思亂想，那裏睡得着，恨不得立刻躡將出去，看個明白，隔了一會，外邊已打三鼓，屋面上忽有微細聲音，細細一辨，知是人聲，我便用脚去蹬沈發興，他忽大叫起來道：不要臉的，長成這們大的孩子，睡了還要遺尿，還不快下去溺清了再來睡！我假裝朦朧之狀，慢慢的挨身而下，故意亂撞，把抵門的桌椅，撞翻了幾隻，發出巨大的聲響，甘師叔在床上喊道：不好了！有了賊了，老沈快起來捉賊！沈發興道：公子！你爲何不起來將賊人三拳兩腿



史秘授傳客俠

打走呢？光是嚷有甚麼用？甘師叔果真攢在被窩裏抖巍巍的說道：今天發熱，來不得了，你替我一替罷！沈發興笑道：怎麼？我早就說如有賊來，就攢在被窩裏不敢透氣，如今還不曾真個是賊，已抖成這個樣子了！公子！你不必驚慌罷，剛才的聲響，並不是甚麼賊人，却是那遺尿小子，到外邊去撒溺，觸着了機關，才致如此。接着又向我說道：好小子！你怎麼睡得這樣發昏？真不成話透了，他一邊說，一邊搬去門旁的桌椅，開了門，讓我出去，我便走到後院，撒了一泡尿，借着朦朧月色，向四下裏一看，恰見一條黑影向西飛去，明知就是普仁寺派來的奸細，只恐怕露了馬脚，不敢去追趕，任他自去。慢慢的踱回房中，依舊關上房門，用桌椅抵住了，上床睡覺，大家都不說話，直



史秘授傳客俠

到次日清晨，起身洗盥，用過早點，算還了房飯賬，一路出來，由沈發興帶路，取道出東門，似乎回江南的模樣，走了十里多路，一片平原，既無人家，又無林木，四望無人，沈發興才開口說道：甘俠士！昨夜我們那一番做作，想來也着實好笑，可是那奸細却被我們哄得相信了，今天所以走這條路，也是避他們的耳目，現在我們到前面雙桷嶺去，那邊有一家獵戶杜旺，是小老的外甥，他家可以暫時存身，商量破普仁寺的方法。他說出這番話來，甘幼龍師叔和我都佩服他的見識，于是直趨雙桷嶺下，找到一家門首，沈發興的外甥杜旺，正在屋中做飯，見了我們，便迎出來相見，各通了名姓，同到屋中坐定，沈發興又將來意告訴了他，他也允許幫我們的忙。一面命他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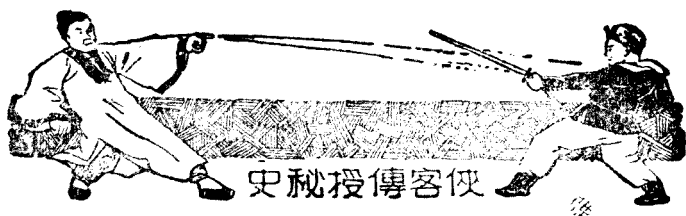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燒肉煑菜，一面叫他兒子提着一個桶兒，到前村去沽酒，預備和我們暢飲。他自忙他的，我們却專心在普仁寺的事情。甘師叔便向沈發興問道：老人家！昨夜怎麼知道有奸細？暗中送信給我，那奸細莫非就是進城時路上所遇的那漢子？沈發興笑道：怎麼不是我一見了他，心中就起疑，直到你叫我先進城往三義店，也會到你的意思。不料剛進城門，那廝已躲在城牆邊的小巷內窺伺，賊頭賊腦，我只當不看見，急忙趕到三義店，將各事安頓妥貼，又關照了店家，如有來人問，只說我們前天就來住下的，好得店中掌櫃的和我熟識，不至露出破綻。剛布置完畢，那廝却也到了，他便看了廂房總鋪，他如不是奸細，緊緊跟着我們，則甚？我想他那邊既疑心我們，派人暗中



史秘授傳客俠

探視，我們到不可露了馬脚，這並不是怕他，因為鄭太爺等兩條命，到底在飛熊掌握之中，若是行藏一露，被他害了性命，我們可就白費勞心了！故先遞個消息給爺，後來一番做作，也鬧得十分像樣，大概不至于再有甚麼破綻了。甘師叔點頭稱是，又向我們問道：昨天到寺中去一走，你們可曾探到他的密室所在！這一問把我和沈發興都問住了，面面相覷，一些兒也沒有頭路。他又笑道：我到探到幾分，他那座後殿，在外邊看來，似乎比了別一座殿宇要廣闊到一倍，但一走到裏面，却又比別座殿宇小，這是甚麼緣故？還不是他中間另有密室麼？還有那如來佛頂上的那顆舍利珠，光澤鑒人，滑溜異常，好像時常有人撫摩，才致如此的，只怕密室的機關，就在這上邊。



史秘授傳客俠

我們被他幾句話提醒了，也深服他的細心，說着杜旺已送上酒菜來，大家吃過，甘師叔道：現在我們這裏，已有四個人，足夠去破普仁寺了，我已定下計較，今晚就去動手，遲了恐生別變，沈老兒的武藝，我已領教過，只不知這位杜大哥擅長甚麼武藝，到要請教，以便晚上分配。杜旺尙未開言，沈發興代答道：不瞞二位說，我這外甥的本領，都是小老傳授，小老所能，他無有不能，他却另外還有一種絕技，是他祖上所傳下的，小老可就來不得了！他那祖傳的本領，就是一枝三眼鏢鎗，能在黑暗之中，取人于三百步之外，并且萬無一失，他就仗着這種本領，打獵爲生，卽深夜單身入山，也不怕被虎狼所害，今晚去破普仁寺，也多少可以借這三眼鏢鎗之力呢。杜旺謙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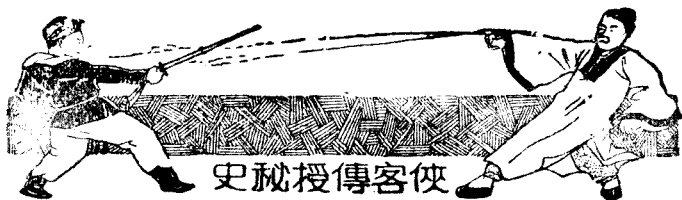


俠客傳授秘史

幾句，甘師叔道：如此却好，火器一物，最爲厲害，因它的勁兒，是盤旋曲折而出，並非直勁，一着了物，就如木匠的牽鑽一般，無論甚麼堅硬的東西，也可以盤旋而入，練硬功的人不消說，就是練軟功的人，也最怕火器，因直勁容易抵抗，旋勁却不易當，劍客在劍藏宮中，元氣潛伏的時候，固然不怕火器，若是在劍已飛出，元神專注在劍上的時候，用火器截擊，也會受傷。看來飛熊那禿驢，是劍術很高的，平白不易傷他，今天得此火器，也正是他惡貫滿盈的日子了！當下吃過飯，沒有事做，我便夾杜旺取出那枝三眼鏢鎗來看。原來那鎗的形狀，一半有些像尋常的鳥鎗，一半有些像獨龍炮，共有三個管子，大小和鳥鎗管差不多，却還長些，三管相並，兩頭用皮鐵包牢，後頭



一個木柄連着下面的托手，全體算起來，大約總有三尺二三寸長，每管的根上，都有火門，火門上面却裝着一個小小打火的機括，機括下面配好一塊瑪瑙石片，其實這件傢伙，就是鳥鎗上多裝了兩個鎗管罷了！也看不出甚麼奇奧之處。據杜旺說：他那鏢鎗的管子，都是用玳瑁條盤成的，裏邊彎彎屈屈，如同螺螄殼一般，後邊大面前小，故轟擊出去，非常有力，平常的鳥鎗，只能打二百步光景，此鎗可以打到三百五十步，這是第一件好處。平常的鳥鎗，都用火繩發火，在白天裏固然沒有甚麼道理，要是在黑夜之中，對面不論是敵人是野獸，一見了繩上的火花，就有了躲閃的機會，不易命中，他那鏢鎗不用火繩，只消將火門上的小機關一撥，打在瑪瑙石上，頓



史秘授傳客俠

時就打將出去，這是第二件好處。平常的鳥鎗，只能打一下，一鎗過後，又須重行灌藥，若一鎗不中，敵人或猛獸已近身旁，來不及灌藥，那就糟了，那鎗一下不中，還可以續打兩下，三鎗之中，決不會完全落空的，這是第三件好處。有這三件好處，更加上練習有素，自然無往不利了。他所用的彈子，平常用鉄珠碎銅片，和藥裝入，再加上一枝三寸七分的銳利鋼鏢，打出去總有栲栳大小的周圍，中了總不得活命；還有一種毒藥彈，是把銅鉄的碎片，放在毒藥中煑煉，使毒氣滿染在碎片上面，照樣灌在鎗中使用，那種毒藥彈，甚是厲害，打在人身上不見血，還可救治，一見了血，立刻封喉而死，任是仙人也救治不得，但從來不肯輕用，今天却預備要小試一番了。我又問起



史秘授傳客俠

他練習的方法？他說和練習別種暗器相同，不過他們却在樹林中實習。先用硫磺和燒酒拌和，晒乾之後，研成粉末，然後捲在火紙裏面，搓成一個大紙拈兒，尾端用線繫着，把它來懸掛在樹枝上，晚上燃着了來做目標，樹林中清風過處，枝葉亂搖，那紙拈也就跟着搖動，風兒大些，還要忽明忽滅，很不容易取準。不似線香般插在何處，永在何處不會動搖，不會熄滅。在練習時候的目標，既然活動，練成功之後，應用起來，也自然有變化無窮之妙。這種三眼鏢鎗，是杜旺的曾祖杜植三費盡許多心血所鑄成的利器。因為杜植三少年時節曾學過鉄匠，後來流爲獵戶，有一次因用單管獵鎗打狼，沒有中得，幾乎反被狼所害，故才發起狠來，成此利器，世代相傳，人家都稱



史秘授傳客俠

杜氏子孫叫做急三鎗。我們日間和杜旺等叙談些不相干的事，直
到薄暮時候，他又去預備酒食讓我們飽餐了一頓，晚餐既畢，甘師
叔便發施號令，大家打足精神，同往紅樹坡，去破普仁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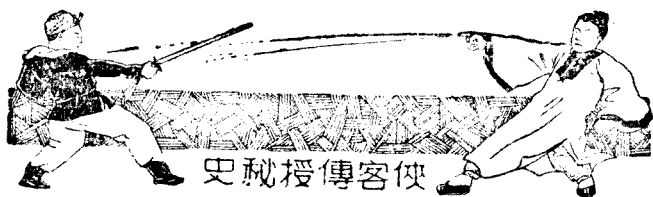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第六十三節 舞石担法術

- 曲徑通幽露出無邊春色
- 深山潛伏偷來異樣功夫

話說大家吃過晚飯之後，甘師叔便發施號令道：沈老英雄！你閱歷深心思細，可與鮑旭合爲一起，可以互相照顧，就是有事，他會得劍術，也不至有失。杜英雄準備鏢鎗，多帶彈藥，與在下合做一起，待飛熊與在下比劍時，就可覲準下手。我們四人分做兩起，沈老英雄！你們二人從前面進去，我們在山腰後面翻入，同到後殿聚齊，相遇時擊掌爲號，以免誤會。老英雄如遇飛劍時，切不可出頭抵抗。總而言之，我們此去，最好先探明了鄭官兒二人的下落，把他們搭救出外之後，再行和惡僧動手，那才萬無一失，萬一不能如願，也只好隨機



變。大家計議妥當之後，便分路前往。我和沈發興一路趕去，到紅
極坡已有二更時分，就從山門翻了進去，今天沈發興只帶了一口
厚背薄刃的扑刀，並沒有帶盾牌，故上下跳躍，一發來得靈敏，一層
翻進去，直到觀音殿，再進去便是後殿了，不料沈發興忽然折向左
邊走去，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又不好向他詢問，只得亦步亦趨，跟着
他向左走，繞着一帶迴廊，屈屈折折走去，這一條路，我們昨日來時，
却沒有經過，也不知前邊到底是甚麼所在！好容易走到迴廊盡處，
見有幾間東倒西歪的矮屋，堆着許多破碎的雜物，竟似人迹不到
的地方，正中屋子裏，却放着一口巨大銅鐘，有一人一手高，估量上
去，總有二千餘斤，覆在地上，沈發興向四下裏望了一望，然後取出



史秘授傳客俠

千里火筒來，向鐘旁四圍的地上照着，面現喜色，我也隨着看去，見鐘沿下的泥土鬆浮，就可見此鐘並非久置于此，從沒有動過的。仔細一推想，也不覺歡喜起來。說時遲彼時快，照看推想，不過在一霎那之間，不料正在歡喜，忽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似哭非哭，似呻非呻，沈發興一聽，急忙將火筒套上了，側耳細聽，那聲音確是人聲，恰從鐘內發出。沈發興悄悄的向我說道：小哥兒！你聽見麼？鐘內定有人被囚，大概他見了千里火，知道有人來救，故才發出這種悽楚之聲，使我們聽見了好去搭救他，只不知究竟是甚麼人？但我們好歹總得救他出險。我道是呵，內中說不定就是鄭太爺呢！于是把火筒幌亮了，從蒲牢底下的洞口向內照着，究竟火光微弱，離地又高，瞧



史秘授傳客俠

不清楚，只見有一團黑東西放在鐘底罷了。猜詳上去，一定是個人，我便爬下道：人是在這裏了，但偌大一口銅鐘，如何搬得動呢？沈發興道：我在這一旁抵住，你去對面扳起，將人拖

江湖奇俠扶術傳



(鮑沈二人救出鄭長瑞)

出來就好了。于是便依法而行，那口鐘却奇重，我用盡平生之力，好不容易將它扳起，一伸手拖出一個人來，放在旁側，一面仍把鐘放平，取火筒過來一照，只見那人琵琶骨中穿着一



史秘授傳客俠

條胡桃鏢，滿身都用粗鍊盤着，竟是動彈不得，面上滿漬泥沙，也看不分明，隱約是個熟識，我便吐劍斬斷鉄索，沈發興道：此人正是鄭太爺，我們快把他送往一個妥善的地方去，安頓好了，然後再來，於是決定先送他到坡下客店之中，由沈發興背負着，送去安頓好了，重又回到普仁寺，直到後殿，却不見甘幼龍師叔和杜旺二人的踪跡，我忽然想起日間甘師叔所說的話，向那如來佛頂門上一看，只見那顆舍利珠，竟突出二尺來高，暗向沈發興道：密室已被他二人尋到了，却怎麼毫無動靜？快去找門道兒。二人一同轉到佛像背後，果然牆壁開處，有一個月洞門兒，急走進去，向右轉彎，便有一條長廊，走到長廊盡處，就見松房曲榭，有不少房間，但燈火全無，好似沒



俠客傳授秘史

有人居住的一般，正想再向前去，忽覺背後有人將我拍了一下，不覺大吃一驚！急回頭看時，却是杜旺，我便問甘師叔何在？他只用手指往屋後一指，向下面一指，我就會意，那屋子裏邊，一定還有複室地道，便想上前去探個明白，却覺眼前一閃，甘師叔已從那邊過來了，見了我們，拉往外邊僻靜地方問道：你們可尋見甚麼沒有？我便將銅鐘裏救了鄭景瑞的話，約略告知；他說很好，鄭乾一也被我救出去了，現在沒有甚麼顧忌，可以下手了，那飛熊禿驢此時正在地道下面的密室中飲酒取樂，你們分伏後殿的四周，準備斃殺，待我去誘他出來。我們答應了，叫杜旺加足了鏢鎗中的毒藥彈，專一注意飛熊禿驢，我和沈發興專任對付他們羽黨之責，都在暗中伏定。



史秘授傳客俠

不消一會見甘師叔在密室中逃出來，後邊一陣破鑼般的笑聲，大呼道：好大胆的奸細，竟敢到太歲頭上來動土，還不是活得不耐，自來送死，往那裏走，飛熊爺來也。循聲看去，只見一個肥大和尚，腰圓背濶，殺氣騰騰，身上披着一件灰色僧衣，下邊敞開，用勒腰勒着，一個大肚子，和山門口彌勒尊者一般，臍孔都露在外面，手中並不拿甚麼兵刃，一路趕出來，直到後殿的院落裏面，甘師叔便站住了脚，哈哈大笑道：惡禿！你今天惡貫滿盈，死在臨頭，還敢逞兇麼？飛熊便不言，把笆斗大的腦袋幌了兩幌，喝聲小子照傢伙，腦後白光起處，飛出一口劍來，直奔甘師叔頂門砍去。甘師叔不慌不忙，用手一指，指端飛出一道青光，敵住白光，那惡僧一見如此，便知道不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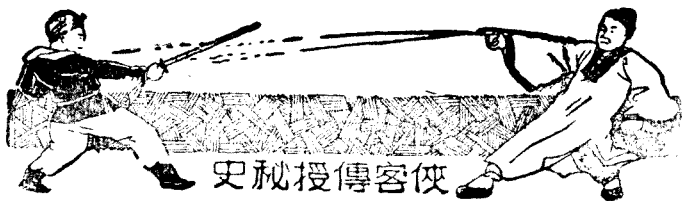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發放的，着實提心，不敢疎懈。兩道劍光，一青一白，翻騰上下，如兩條遊龍惡鬥一般。鬥了不多片刻，外邊一陣亂椰子響處，就有三五十個和尚，各執刀鎗木棍，蜂擁而入，準備圍攻甘師叔。不料沈發興已將扑刀一順，迎風舞動，直殺過去，把一羣光頭截住。他們見沈發興殺出，便將他裹住廝殺起來。沈發興一口扑刀，上下翻騰，橫攔豎劈，端的厲害，有如虎入羊羣，刀光起處，光頭亂滾，一上手便被他砍了四五十個，大家都有些畏懼起來，不敢逼近，他却越殺越猛，沖來殺去，竟無敵手，我見他發付得光頭，便不上去助戰。正在殺得高興的時候，忽又一聲大叫，從斜刺裏跳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手中執定月牙鏟，一個手中執定一對虎頭嶺金鈎，竟如旋風捲葉般的殺入圍中，



那用虎頭鉤的和尙，就是知客圓明，用鏟的却不認識。那一羣先進來的和尙，被沈發興一陣子殺，本來已殺得落花流水，胆戰心驚，只待往外逃，如今見兩個和尙殺到，精神不覺一振，發聲喊直逼上去。那沈發興雖然本領高強，究竟年邁，先前又殺了一陣，如何再當得起兩枝生力軍呢？故手脚之間，不免遲鈍，祇辦得招架，却無還手之功；我生怕他有失，本想用劍去劈了兩個禿頭完事，回思他們都是靠着硬功分勝負，若用劍術傷了他們，勝之不武，好在去年白漁港所得的那口截虹寶刀，一向帶在身旁，沒有用它之處，今天正好待它一露鋒芒了。于是拔出截虹寶刀，從橫刺裏殺入圍中，大呼沈老英雄不必着慌，咱鮑旭來也。沈老聽了，手脚就鎮定，那兩個和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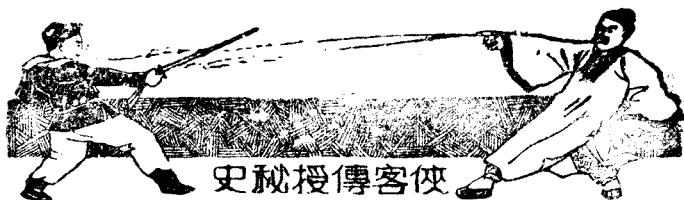


俠客傳授秘史

見如此，打個暗號，用鏟的接住沈發興。圓明便揮鉤前來戰我，不分皂白，向我兜心就刺；我也不管好歹，迎着雙鉤的半腰裏用刀就是一撩，鈎碰刀鎗，鏗一聲，已把他一對鈎削去了半截。這一來圓明却沒有防備，見了如此情形，心中一驚，手脚一慢，我乘此機會，就是一刀砍去，他閃躲不及，却舉起半截的虎頭鈎來擋，那裏想擋得住，竟被我連鈎帶頭，一齊砍去，屍身倒在地上。我打發開了圓明之後，再看沈發興依然迎着用鏟的和尙惡鬥，難分勝負，便緊上一步，躡過去，照着那禿驢搜頭就是一刀；那禿驢不識高低，自恃手中傢伙粗大堅實，竟橫着鏟向上一架，要在別人，雖有寶刀，也不肯去和那粗大的柄去拚，我那時急于發放他們，再看那邊鬥劍之事，故也不管



刀口傷不傷，一直砍下，這口刀端的削鉄如泥，老大的鉄柄，截爲兩段，還不算，直從和尚光頭起劈到腰間，上邊竟成爲兩半，屍首也橫倒地上，其餘殺剩的和尙，一見如此情形，那裏還敢對敵，都沒命的往外逃躡，沈發興自去追殺，我却來看甘師叔，剛一回頭，只聽砰的一聲响，如同迅雷一般，知道杜旺的鏢鎗發了，仔細看去，半空中一道青光，迴環飛繞，白光却不見了，煙焰散處，飛熊和尚的屍身，也赫然呈露眼前，直轟得肉飛肢缺，體無完膚，這也是他一生爲惡，應受這樣的慘報。不多片刻，沈發興也從外邊回進來，四人合在一起，甘師叔便命沈發興先回城去，將此事回明翁守備，請他派兵會同地方官來辦此間之事，我們三人，同到大雄寶殿匾額之中，將救出的



俠客傳授秘史

鄭乾一背了出來，同往紅樹坡客店而來，將前情告知店主，都很驚怪，然後將鄭乾一和冒名鄭景瑞的縣太爺，放在一間屋中，二人受傷甚重，又且餓了五七天，故神志不甚清楚，連

江湖奇俠雙劍傳



大破普仁寺惡僧受果報

話也不能出口。甘師叔便取出无住大師所賜的丹藥調給二人服下，把餘下的敷在傷口，頓時血停痛止，精神也漸漸回復，片刻之間，都呼呼睡去。甘師叔道：待他二人靜養一會，不

一六六五



史秘授傳客俠

可去驚動他，我們外邊去坐地。于是大家到了外間，我便把尋到鄭景瑞的一番事故，重又詳述一番；甘師叔也說：當他到得後殿，就知道機關是在舍利珠上，便跳上台階想去探看，不料脚下所發聲響，有如空谷之音，又知道台階下面，一定空着，便下去細看，果真被尋到一個機鈕，把機鈕一旋，正中開出一扇門來，裏邊有十來層石級，他走到下面一看，却是一間石室，鄭乾一正躺在地下，也是用胡桃鍊穿了琵琶骨，盤住全身，他便除去鉄鍊，救了出來，暫時放在大雄寶殿的匾額之中，回身將石門關上，飛身跳到如來肩尖之上站定，伸手將他頂門上的舍利珠一拔，果真拔起了二尺光景，背後露出一個門來，就是我和沈發興進去的那重門；到了裏面之後，所見的



俠客傳授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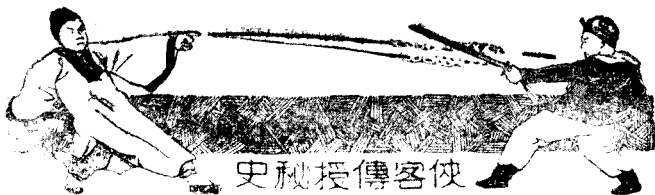
事，也和我們一般，他料定那屋子裏面，一定另外還有秘密的所在，才叫杜旺守在外邊，替他望風，自己却冒險而入，所幸一路上並沒被人瞧見，也沒有甚麼機關埋伏，能直到屋中，找到地道的門戶，而入他們的最幽深的密室。那密室依地形算來，却在後殿之外，依着山的斜坡之勢而挖造的，設計非常精巧，無論何人也想不到。當下甘師叔入內之後，就瞧見惡僧飛熊，擁着許多婦女，在那裏飲酒取樂，本待即刻下手，只因與我們沒有遇見，鄭官兒的消息，也沒有知道，不敢輕易下手，恐怕一鬧翻了，自己人要遭他們毒手，故重又退出來，遇見我們之後，知道鄭官兒已經出險，故才毅然動手。又據甘師叔說：那惡僧飛熊，劍術也甚精湛，照小子這般，還不是他對手，莫



怪鄭乾一要被他所擒，鄭景瑞要受他困苦了，就是甘師叔那般本領，還只勝得他一分，奈何他不得，若非杜旺用三眼鏢鎗，在暗中相助，弄到後來，還不免要被免脫呢。我們聽了甘師叔的話，都不覺橋舌不下，談談說說，不覺天色已明，梳洗過後，沈發興已從城中趕來說：此時守備和巡檢司左右堂等文武官員，已經帶兵啓程，前來踏勘，一會兒就到，奉各官員之命，叫我先來關照二位俠士，請你們千萬別要他往，他們都要親自前來相見呢，果然不多一會，遠遠的一片人喊馬嘶之聲，直向紅樹坡而來，知道城內各官員已來踏勘了，我們便迎將出去，翁開藩帶着營兵，乘着駿馬，在前開道，後邊就是幾乘轎子，一齊到客店門前停下，沈發興先過去見了各官，又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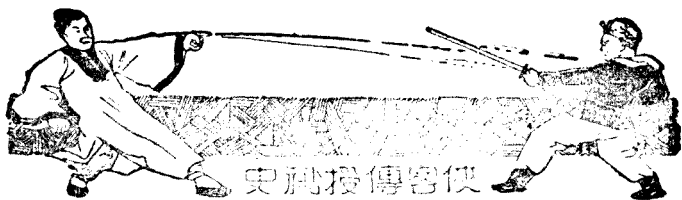
來替我們引見，報了姓名，才一同到屋中坐定，翁開藩等先說了些佩服敬仰的話，然後又問起夜來情形，甘師叔便複述了一遍，又問起鄭官兒等現在何處？甘師叔道：他二人受傷甚重，以至于人事不省，幸而服了丹藥之後，精神稍佳，現在已酣然入睡，睡醒之後，大約可望逐漸復元。談了一會，翁開藩道：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去驚擾他了，還有公事在身，須去普仁寺踏勘，暫時告別，二位進城時務希光顧寒衙，暢叙一番，縣尊和鄭師爺，就煩二位大俠照顧，一切費心得很，沈發興、杜旺就留在此間侍候二位，說着大家把手一拱，到外邊上轎向普仁寺而去，我們送過了回到裏邊，寺中之事，由他們去辦，這裏我們收拾早點吃了，依我的意思，就得把二人送回城中去安



頓，甘師叔却不以為然，他說：二人服藥之後，才覺好些，不宜受風，不如待他們復元之後，再回城不遲，好得也不消許多日子，多則五日，少則三天，包管可以就痊；并且他二人之事，我也須問個明白，進城去耳目衆多，不好說話，不如留在此間的爲妙。我自然拘他不過，只索答應了，不料鄭乾一等兩個人，這一睡竟睡得如同死去一般，自早晚四鼓以後睡起，直睡到當日未牌以後，還沒有蘇醒，我到不覺發起急來，暗想莫非二人受傷過重，丹藥的功力，夠它不上，竟如此一暝不視了。于是便悄悄的挨到房中，走近床前，用手在二人鼻子旁邊去試探，又不覺大吃一驚，原來鼻息全無，連遊絲氣都沒有了！再摸到他們額上，却又沒有冷，心中好生奇怪！急忙趕到外邊，去尋



甘師叔，恰好他和沈發興、杜旺二人，在門前散步。我便將這種情形告訴他，沈發興和杜旺聽了，都直跳起來，拍手頓足道：「完了完了，我們吃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殲滅惡僧，將二人救出，不道還是沒命，真是白費勞心了。」甘師叔見他們如此着急，微微的笑了一笑，安慰他們道：「二位不必着急，這種現象，却是轉機之兆。」杜旺道：「轉機怎麼連氣也轉得沒有了呢？」甘師叔道：「這並不是沒有氣息，其中却有個緣故，二人身受重傷，連日又沒有漿水調養，神氣虧耗已極，幸而平素練氣有功，故還不至于送命，要在尋常人，早就死了！自從服下丹藥，先將內邪驅除，然後聚斂神氣，使它歸舍，才可以有復元之望，此刻鼻息全無，正是神氣內斂的朕兆，二位不知這個緣故，只當是真的。」



史科授傳客俠

氣絕了！本來練功夫的人，最忌貪睡，就怕的是心倦神懶，氣鬱精疎，幾時見過練功夫的人，睡這們長久不醒的，現在他們二人，在元氣渙散之後，一時完聚不得，故才有此景象，一等元氣恢復，馬上就會蘇醒的。大家聽了這麼一番大議論，方才安了心，不再過慮，反而快活異常，沈發興年紀雖老，興致却讓他最高，當即分咐店家宰了兩頭雞，煮上許多牛羊肉，開了一罈好酒，替大家慶功，他却是高談闊論，豪氣如龍，據他說活了六十七歲，生平只有兩件得意之事，這次破普仁寺，也是一樁，還有一樁，就是他少年時隨哈將軍平苗子的，一次大戰，我們聽他說平過苗子，都喜形於色，講出來時，必然大有可聽，便催他快講！沈發興連喝了三大碗酒，說道：快哉快哉，諸君也



俠客傳授秘史

該和我三杯，再待老夫講少年之事。我們急于要聽他講平苗之事，自然不敢違他的意思，各各盡了三杯，他才拈着白鬚子，哈哈大笑道：講起當年之事，真令人越想越有趣呢，我自小從先師呂繼岩學習拳棒，費了十年多苦功，總算練成功些少本領，在少年人的心性，有了一點半點能爲，就自命不凡，以爲無敵于天下，急欲自見，那時正值青海苗人作亂，朝廷派哈將軍往平，隨地招募拳勇，我得此機會，那裏還肯放過，便去投効，發在右營參將處當差，一路浩浩蕩蕩前往，走了足足兩個月，方才到達，路上經過了不知多少山嶺，遇見許多奇奇怪怪之事，且不必去說它，那本標參將，恰好派作先鋒，自然先與敵軍相遇，一連開了三仗，都不能取勝，死傷了不少弟兄，這



一來是地理不熟，山嶺又岔，只要略爲大意，就受苗子的暗算；二來苗子頑強得緊，拚了死相抗，他們又能人自爲戰，一個號令都聚在一處，若看大勢不好，便四散奔逃，宛如麻雀滿天飛一般，頃刻之間，逃得影踪全無；隔了幾天，再來相擾，真是防不勝防。他們所用的兵器，大半是弓箭，少數是用長矛，和他們打仗，差不多遙射的時候多，短兵相接的時候少。他們最怕獨龍鎗，只要將這獨龍鎗抬出去，馬上呼嘯一聲都逃了，無奈我們前隊上獨龍不多，以致不能利用火器取勝。自我們前隊上失利以後，後面的大軍便屯紮住了，那位哈將軍，又是個性子急躁的人，一連幾日不得進展的軍報，便咆哮起來，一疊連三的火牌令箭，催着進兵，限半月肅清苗子。木標參將被



他催得一籌莫展，恨不得劍拔自刎，召集左右商議破敵之計，那時我不過當一個親兵，沒有開口參預的身分，只好看他們定出甚麼好計較來。不料許多將爺議來議去，終究議不出一個必勝之策，我可實在忍不住了，暗想擒賊先擒王，古代兵家的話是不錯的，現在死守沒有道理，須得先探明苗酋的所在，然後設法把他擒來，那時還怕他部衆發兇麼？主意打定之後，也不去和參將說明，獨自到野外去巡哨。恰好遇見幾個苗子來窺探軍機，被我殺了兩個，生擒了一個回營，稟知參將，參將懷恨已極，馬上要把他正法，我便乘機進言道：大人且息雷霆，饒他死罪，留着此人，小人還有用他之處；一面便將剛才的意思稟明，參將便把苗子發交我看管，我便帶下仔細



盤問苗酋的所在，可是苗子也異常刁滑，一味支吾，竟盤問不出甚麼來，我便心生一計，當夜便去回明，自己帶了隨身兵器，先到營外要道上伏着，一面請準參將，故意疎了防範，讓苗子脫逃，布置已定，夜深時分，我伏在暗中，果然見那苗子一路逃下來，心慌意亂，向前飛跑，我知道他這一走，定然到苗酋跟前，去報告，暗中隨定他，從山林中走了二十多里，只見對面山崗上火光搖動，仔細看去，却是一間石屋，屋外有幾十個苗兵往來，屋中放着石床石櫈，苗酋高坐在那裏飲酒，面前幾個人在那裏舞石担獻技。當下我已得了苗酋的所在，便在暗中藏身觀看。石担這件東西，在我們說起來，不過是用來練習實力的傢伙，除了提升之外，並沒有甚麼成法，大概練蝦蟆



史祝授傳客俠

功的人，都從這石担上面着手。可是那苗子的石担，却是活用的，屋中放着好幾付石担，大小不一，最大的有車輪大小，估量上去，總有五七百斤，最小的也有一尺對徑，至少也得二百來斤，當時見一個苗子，從地上提過一副中等的石担，放在居中，擦了擦手汗，先用雙提法，兩手正握杠子，把石担提起，升了十來升，重又放下，雙手換成反握，從前面泛起上升，也是十來次。放下之後，先用右手握住杠子的居中，用單提托法上升，接着又換左手，兩手各升了數十下，放過石担，算是演畢，苗酋看了，哈哈大笑，釀酒一杯，賞了那人。這種法子，練武的人都會得，不過看氣力的大小，舉石担的輕重罷了。那人飲完了酒之後，就站過一旁，另外有一頭目上去，提過一副較大的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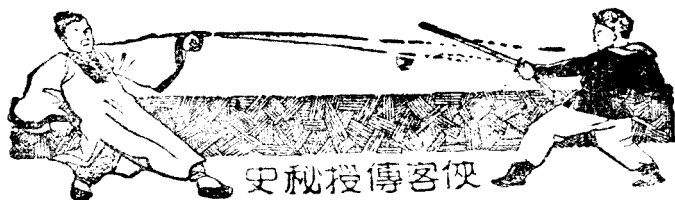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担，起先也是單提雙提，止手反手的舉了一會，然後將杠子的中部，擱在頂門之上，扭動頸項，石担就在頂門上發動起來，向四下裏盤旋，由慢而快，如同風車兒一般，轉個不停，轉了一會，漸漸的慢了，末後只見他把頭一低，石担撲的一聲，落在地上。那人收了收皮帶，伸伸手足，運了一運功夫，接着提起右足，踏着石担杠子上，狠命向前一碾，石担就滾向前邊一二尺，待滾到力衰時，他的脚尖又往回一拖，石担就滾回來，他趁着此勢，將腳一脫，騰往下邊，用腳尖在杠子的中部，向上猛力一挑，一副老大的石担，直向上邊飛起，馬上伸過右手接住，托在手掌之中，用力轉動，石担就在手掌之中盤旋起來，盤了一會，見他將右手向上一聳，拋起石担，急伸左手托住，又照樣



俠客傳授秘史

的旋轉，轉了半响，提担在手，將上身體，石担平置在背脊之上，扭動腰股，盤旋一會，又用手接住，反身向後，放在腹上盤旋。臨了，見他竟用盤鋼叉的手法來，把一副老大的石担，從右面臂膊上盤到背脊，更從背脊翻到左面臂膊，盤往前面，這種大背花，却不容易，看他却如蒼蠅弄燈草一般，毫不費力，如此足足盤了百來下，方才住手，仍舊放過石担，竟似沒事的光景。苗酋見了，不覺大喜過望，親自斟着三大杯酒，賞賜了那人，自己也狂飲好幾碗。我當時看了他們舞石担的方法，也很佩服，這種法子，傳入中原，武術界豈非又多一樁秘術，故我暗暗記着，後來也親自練過，傳過幾個徒弟，現在軍營之中，會的人漸漸的多了，還都是老夫所傳授的呢！我當下看他們吃



史秘授傳客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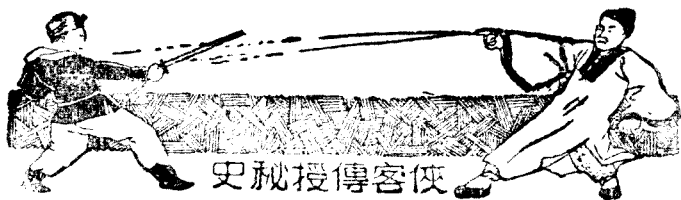
喝，欲待想法支開了苗酋旁邊的人才可下手擒他，可是終想不出一個善法，欲使單刀直入，到底那邊人多，又有那般的本領，沒有必勝的把握，作無謂的廝併，却又有些不願意。正在躊躇，忽然良機從天而降，你道甚麼好機會，就是先前舞石担的那個頭目，領着手下十來個苗兵，向苗酋舉手行了一禮，佩了傢伙，出外巡山去了，他們去後，石屋中只留苗酋和兩個苗兵，喘了一會酒，苗酋就在石床上躺下，兩個苗兵，也在地上蹲着打盹，我乘此機會，便亟忙覓路奔到對崗，抽出鋼刀，將兩個苗兵殺了，然後用刀柄將苗酋的肩骹打脫，任他如何厲害，那時也無能爲力了，由我用繩索網綁，取布堵了嘴，揠着就走，依舊路回營，沿途雖曾遇見過幾個伏路的，因在暗中，都



被我避過，回到營頭，天色微明，稟知了主將，自然少不了一番獎勵，苗酋到手之後，次日便催兵前進，兵士也勇氣百倍，那班苗子，蛇無頭而不行，那裏還有戰鬥的能力，四散奔潰，一日之間，共攻下九座寨子，苗兵忘魂喪胆。我們殺了一陣之後，才把苗酋押到軍前，叫他去招降部衆，毫不費力的將大亂勘平，你們想這件事幹得爽快不爽快？我們聽了沈發興的話，自然都讚他的胆識過人。甘師叔道：照老英雄少年時就幹了這麼大的一場功業，就當高升了，爲何到現在還是老丁走卒呢？沈發興聽了，不覺長嘆一聲道：這只可說是老夫的時運不濟罷了！當時若公平的論功行賞，不消說是老夫的首功，應得一個前途保舉，不料主將貪功，冒在自己身上，把老夫完全



抹殺，一筆勾銷，只賞了五十兩銀子，老夫就此一氣，待班師之後，就告病退伍，回到家鄉，後來因飢寒所迫，才在本地守備標下補了個名字，吃一分太平糧，如今已二十多年了！大家聽到這裏，又不覺替他叫屈，憤懣不平之氣。頓時充滿了屋宇，正在這個時候，裏邊房裏，却大呼小叫起來。



俠客傳授秘史

第六十四節 水面飛行法術

●易致爲舟居然百里尊嚴
●以鼈代舟無異一革濟渡

話說我們聽了沈發興說出主將冒功之話，都替他不平，正在憤氣填膺的時候，忽聽見裏邊房內呼喚起來，即趕進去一看，原來鄭景瑞等二人，已經蘇醒過來了，口中乾燥，在那裏呼茶，他一見了我們二人，不覺都現出很驚異形色，鄭乾一開口道：這是甚麼地方，二位如何也會在此？甘師叔便將奉了師父无住大師的命令，前來相救半路上遇見了我，故邀來相助的，接着又把破普仁寺殲滅惡僧之事，向他二人備述一番，他們聽了，非常歡喜，向我們感謝道：若非二位到來相救，小子準是困死在普仁寺裏，今生今世，再不得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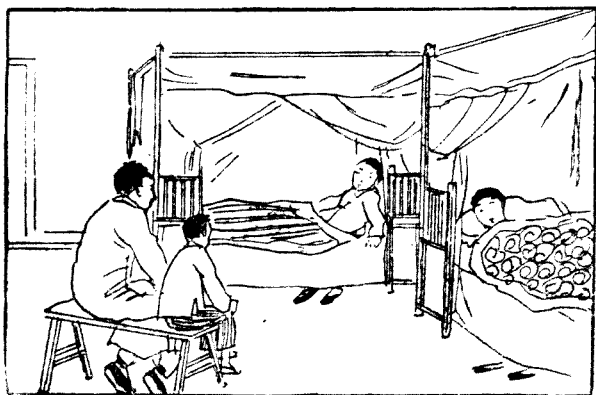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此恩此德，真令人沒齒難忘呢！我又問他們身子覺得怎麼？可還有甚麼苦楚？二人同聲答道：此刻已沒有事了，不過略爲覺得困頓一些兒罷了，再休養一天半日，就可以平復如初。當下礙着沈發興、杜旺二人，在側，不便多問，只敷衍了幾句，送些茶水給他們，大家去安睡不提。次日清晨，甘師叔先打發開了沈、杜二人，然後閉上房門，和二人暢談，問起鄭乾一夫婦，爲何要如此喬裝改扮了出來做官，以致弄到被困，險些兒送了性命？那位冒名的縣官鄭景瑞，却原來就是大鬧棲鶴觀的景瑞珍姑娘，一聽了此話，便笑吟吟的說道：甘爺！你若問前事，也好笑得緊，都是奴與他賭氣的不好，有一天我二人在閨房之內，忽講起現在的官方，已壞的不堪設想，欲求一個清廉



而能替百姓辦事的，簡直一個也沒有。他這麼說，我就笑道：這都是能做事的人，不願去做官，如其能做事的人，盡去做官，官方決不至于如此之壞。老實說：我要不是個女兒家，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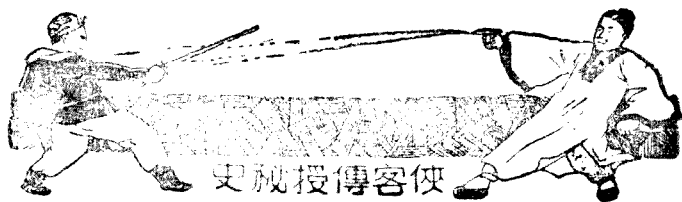
（鄭乾一夫婦訴說往事）

去弄個官兒做。他聽了我的話，便一味的挖苦，他滿仗着我是個女，做官決不會成事實的，他說卿家真去做官爲夫的替你個師爺，也好照顧一切，他雖然全係戲言，我便是和他打



史秘授傳客俠

了賭，認真起來，便改了裝束，換了名字，悄悄的到了京中，納資捐了一個知縣，分發河南候補，又使了些手脚，求得兩位大老的八行書，出京之後，先回到家中，與他講話，他見我果然弄假成真，自然也無法可想，只得含糊一同到省，稟見過了，投下大老的八行，先就派了兩個差使，半年之後，恰好商水縣出缺，就把我遞補了，到任之後，專一留心民間疾苦，做官不要了錢，自然事事好辦，故和百姓們的感情甚好，後來聽得人家說紅樹坡普仁寺的和尚，行爲不大規矩，婦人們去燒香，往往失蹤，寺中的和尚，又都不類好人，因此就動了探訪之念，青衣小帽，假裝着遊客，到了寺中，不料他們賊人心虛，聽見我歡喜私行察訪的名聲，早已有了準備，我的面貌，不知怎麼被他



們認了去，所以我一到寺中，他們已知來意，知客和尚，雖照例接待，送茶過後，帶着往各處遊玩，剛到後殿，旁邊就竄出一個和尚來，冷笑一聲道：縣太老爺，是難得光臨蕭寺的，今天爲何從人都不帶一個？我當時還想蒙過他們，故作驚異道：大師父不要錯認了人，小可實在是過路之人，來此觀光，那裏是甚麼縣太爺呢！和尚笑道：姓鄭的，你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今天到此，也算你自尋死路，現在也不必賴，無論你是與不是，今天總休想出此寺門。當下我想待動手，無如孤力無援，和尚既然敢爲非作歹，也一定有他爲非作歹的本領，對壘起來，壞了性命到不好，不如看他如何的好！和尚說完之後，便伸手來抓，我也不和他發強，他將我抓住之後，提到柴房之中，竟



俠客傳授秘史

用鉄索穿起琵琶骨來，這却出我意料之外，早知如此，剛才就該和那廝對敵，拚個生死存亡，到還有一線生機，此時反弄成個束手待斃，無力抵抗，悔恨交加，疼痛澈骨，惡僧將我穿好琵琶骨以後，盤得滿身，不能掙扎，他又從旁邊舉起銅鐘，將我罩住，我估量那口鐘約有二千來斤，惡僧竟能雙手舉起，他的本領，也可想而知，就是和他動手，也決非其敵，懊悔今番自投羅網，入鐘之後，飲食都斷，昏昏沉沉，不知過了多少日子，直到此刻方才蘇醒。此事想來豈不可笑，我們二人，雖然吃了些痛苦，仗着二位之力，終究將普仁寺破了，爲民除害，正大可欣慰呢！至于他如何受傷被擒，我却不得而知了！鄭乾一從旁插嘴道：都是你的禍根，還待說呢！那一天你失蹤之後，我四



面尋找不見，想起你會說過上普仁寺的話，便決定已遭了惡夕的危險，於是便在夜間往寺中去探聽消息，不料那廝早有戒備，我伏在方丈屋上竊聽，裏邊已經知道，却悄悄的飛出一劍，那時我抽身不得，急翻身落到地下，想用劍抵敵，脚尖還未落着實，肩井穴中，已吃了惡僧一劍，就被擒住，也穿了琵琶骨，幽閉在蓮臺之下，吃了幾天的痛苦，要不是无住大師有先見之明，派甘爺來時，今生永無再見天日之時了！甘師叔嘆道：這也是大數如此，不能逃免的事情。我道：當年你二人新婚之後，銀髯客老祖師在鶴嘴峯棲鶴觀中，曾經說過，你二人塵劫尚深，要受磨劫，現在果然了，自今以後，須要參悟玄機呢！大家又說笑了一會，沈杜二人也回店了，各自歡欣暢叙，又



史秘授傳客俠

過了一天，二人精神已經復元，算了房飯錢，一同回城，又在縣衙中住了三數天，方才告辭，甘幼龍師叔，自回江西百花洲留雲觀去，我便攢程向江南趕來，這一下耽擱半個多月，故直到昨天方才到蘇州，因夜深路不熟，今天才得在此相會，累到孫祖爺和韓姑娘趙大叔久候了，實在抱歉的很！鮑旭講畢這一樁奇事，韓翠雲笑道：好說好說，你在路上竟幹了這們一件大事，端的令人可敬！婢子若是早些知道，也該相助一臂呢。趙天勇道：韓姑娘！你且慢說這現成話兒，我們此間之事，他如何知道？也該問問他啊！鮑旭道：你們用返魂香連救了兩條性命，一傳說出去，誰不當做一件奇聞，于……

一傳十，十傳百，飛揚開去，如今已合城皆知，比揭了招牌……



非但這件奇事，盡人皆知，連三位的大名，也竟是無人不曉，小子也是一路上聽人家談說，方才知道的。當日就在翁振崙家暢叙了一天，次日蘇小曾來邀我們出去遊玩，鮑旭接嘴道：我路上聽同行的人說：此間有一座甚麼橋，其大無比，橋洞甚多，數起來忽然五十二，忽然五十三，從來沒有人數清楚，這條橋不知在甚麼地方，我却連橋名都忘懷了！若去頑頑，也未爲不可。蘇小曾道：若說起這條橋，大有名，差不多和洛陽橋共傳千古，離此却不甚遠，沿河下去只三五里路就是，其名叫做寶帶橋，既然小爺有興，今天就同往那邊去一遊也好。大家也都異常高興，于是一同出門，向寶帶橋而去。果然沒有多少路，就到了橋邊，這一條橋，真的是一個大工程，橋面約有



一丈多濶，橋身約有五百多步長，都是用巨石疊成，宛如一條長隄，若不是橋心有一個凸出的高墩，誰也不當是橋，橋的兩頭，都有一對青石琢成的獅子，琢得生動有致，遠望上去，和真的差不多，高大異常，每一隻總有千來斤重。鮑旭那孩子，他心記着橋洞，向大家說道：人家說此橋環洞數不清，我想這橋是死的，終不成會隨時變化，大概是數的人目力不濟罷了，無論如何，我今天却一定要數個明白。他走到橋面之上，俯身下去，却看不清楚，因橋洞是在側面，他人從上俯下，那裏會看得清楚，他又走到隄岸上去，從橫細數，又無如那頂寶帶橋來得太長，己身又立在斜面，遠望上去，終有些迷離隱約，也是沒有數清，這一來他鮑旭弄得沒有方法，急得亂飛，亂飛，亂



史秘授傳客俠

說怪道人家說是數不清，原來是這們一個緣故，孫祖爺！你是法術高強的人，可有甚麼法子想？我笑道：這橋洞數清了，也沒有多大的意思，任他五十二也好，五十三也好，何必定要去正明白呢？算了罷！鮑旭急道：不行！小子終得要想個法兒出來，數它一個清楚，打破這等千古之疑團才是。趙天勇和他打趣道：好小子，已練就了一身絕等的功夫，怎麼到了此時，也會一籌莫展啊？我告訴你罷，要去數清橋洞，也非難事，只消去雇了一條小船，沿着橋慢慢搖過去，憑你一個一個細數，那就萬無一失，莫說五十多個橋洞，就是五十三萬橋洞，也只消多費些功夫，再沒有數不清的道理，你看這個方法可好？趙天勇這一番話，本來是挖苦他，那鮑旭却是個直胎子，信以為真，



史秘授傳客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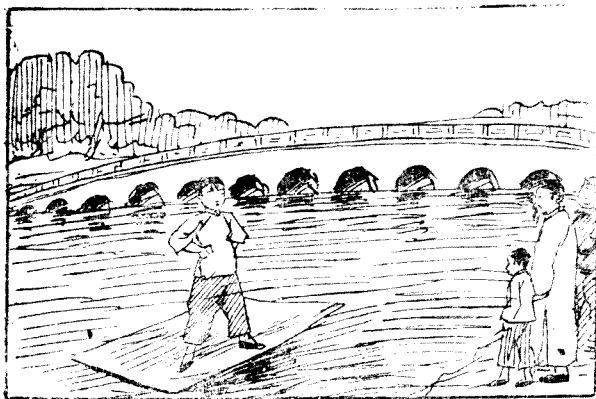
急道：此法果然使得，但是一時又到何處去雇船呢？再向河中觀看，一條吳江塘，一條入太湖的要道，平日船隻來往極多，今天却似和他作對，連一條農家船都沒有。韓翠雲見鮑旭上了趙天勇的當，再也忍不住，說道：「小哥哥，你正是發了呆麼？」趙爺因爲瞧見沒有來往船隻，才給這個當你上，要是有船在着，他早就不說了，你還當他是真話麼？」趙天勇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我給個把當呆小子，也算不得甚麼，韓姑娘本來無干，爲甚麼一定要你去袒護這小子？」韓翠雲不覺臉兒一紅，也不睬他，接着向鮑旭說道：「你且別急，若要數清此橋洞，我到來得，不如就替你代勞數一數罷，你看可好？」鮑旭道：「我本來只消弄明白這橋洞究竟是多少，打破一個疑團。」



史秘授傳客俠

已親數，既是韓姑娘肯來代數，那就再好也沒有了，如此就費神姑娘罷！韓翠雲答應一聲，將身上所披的那件杏黃綢的外氅脫下，提着領子，迎風一抖，一鬆手向河中捧下，平鋪在

江湖奇俠法術傳



（韓翠雲施術數寶帶橋洞）

一蹬，身離橋面，躍登外氅之上，那件外氅竟如渡船一般，並不沾水下沉，她立在上面，身輕如燕，宛如達摩祖師一葦渡江時的神情，看他從這邊第一個橋洞起，逐



一數將過去，直到末底，又攢過橋洞，從那邊數回來，看他毫不費事，且數完了，方始一躍登岸，一手抓起外氅來，抖了一抖道：我已數清楚了，兩邊都是五十三個環洞，一些兒不會錯的。鮑旭哈哈大笑道：好好好！這一個大疑團竟被韓姑娘打破了，畢竟姑娘是當今一個奇女子，令人敬佩莫明！但不知姑娘這件外氅，是何寶物！怎麼放在水面上輕穩如舟，不會下沉，起水之後，又沒有一些水漬？想來一定是仙家傳授的秘寶，到要請教！不知像小子這般凡夫俗子，也能照樣試一下否？韓翠雲道：你那裏找來這許多話，令人聽了好笑，我這件衣服，那裏是甚麼仙家傳授的寶物，不過製此衣時，略略用了些小聰明罷了！此衣是用軟綢爲表裏，取它質軟而輕，中間却用通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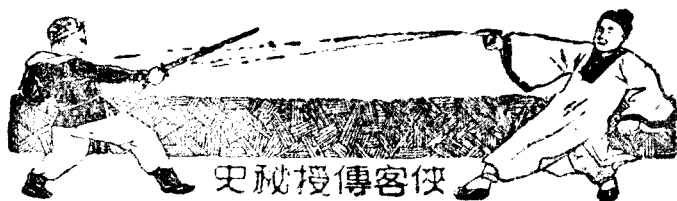
俠客傳授秘史

片襯着，故放在水面上不會下沉，又用上好的白蠟，滿滿的塗在裏子上，把布紋糊住，使外邊的水，不能進去，白蠟質油而滑，水却沾不上，故起水時只消輕輕一抖，水花都不留一點，此衣本來預備作水面飛行之用，所以如此製法，却並不是甚麼寶貝。至于你要照樣試演呢，那可不行，我是練就了水面飛行的功夫，身體可以不着力，故此衣還承受得住重量，你沒有練過這種功夫，若踏上去，雖說此衣上浮不沉，但所承的力量過重，却也抵擋不住，準連人都沈了下去，可是試不得的。鮑旭聽了，將信將疑，正待往下問，趙天勇忽驕言道：好小子，虧你也是個練功夫的人，連水上飛行的功夫都不知道，疑神疑鬼，造出許多不倫不類的話來，你如要當韓姑娘是仙人，她本



史秘授傳客俠

來是仙人，不是王母侍兒下人世，就是月中仙子降凡塵，否則豈有如此的聰明美麗，若是講出甚麼寶貝仙法，那就鄙俚不堪，有褻她的身分了！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鮑旭發急道：「我不懂武功，偏是你懂；你如真個懂得，爲何不下水去試一回來？」却光在這裏說嘴。趙天勇笑道：「人各有長，不能相強，我練的是陸地飛行功，韓姑娘練的是水上飛行功，兩下是不能相混的。鮑旭道算了罷，不要誇口了，陸上飛行功，說出來也不怕羞，還抵不上陸二傻子的幾沖幾跳呢？」趙天勇道：「這又不然，那傻子的功夫，是旣任大師所秘授，故一夜之間，就練成了，我們却是由漸而入的，俗人所傳，固然抵不上大師的秘辛獨授。至于這水面飛行法，我雖不會，却還知道個出處和練法，你這



小子，連這些都不知道呢！光是拚命詆人。鮑旭聽了道：好好好！你既然知道此功的出處練法，就叫你說出來聽聽，好在有韓姑娘作證，說得對時，我便佩服你，若說得不對，今天就罰你一席酒，以爲多言之戒。趙天勇道：這也使得，可是此事說來甚長，立談到不好，且往橋亭裏坐了再說。于是一行五人，同到亭中坐定，其中要算蘇小曾最爲有興，因爲他從來沒有見聞過這種奇事，故格外有趣。趙天勇道：要說來歷，先講其源，梁朝大通丁末年，六祖達摩奉了我佛之旨，來東土宣揚佛法，卓錫少室山少林寺，時時登台向衆僧說法，講經典奧旨，不料那些僧衆，心神未濟，聽講的時候，也有打呵欠的，也有盹睡的，達摩祖師，見了這種情形，慨然道：「出家人雖不以軀殼爲重，



俠客傳授秘史

然亦不容不澈解于性，欲悟性，必先強身，則軀殼強而靈魂易悟也。于是創設羅漢拳刺虎劍等拳法，使衆僧練習，這就是少林拳的開山鼻祖，後來達摩祖師，將他所有的拳法，盡行傳出，作爲少林寺鎮山武術，自己便隻履西歸，一葦渡江，有人見他很大的身軀，立在一枝蘆葦之上，竟如乘船一般順流而去，才知道達摩祖師的本領，還有這一種法術沒有傳出來，于是就有人去精心研求此法的奧妙，但是一時那裏想得此中玄妙，後來直到白玉峯披剃入山，同蘭州李延壽二人，費盡數十年心血，才略有端倪，達摩祖師因他二人是重興少林派的大功臣，又肯如此專心一志的去研求，故就動了慈悲之念，託夢二人，將這種功夫，傳授出來。白李二人，本來于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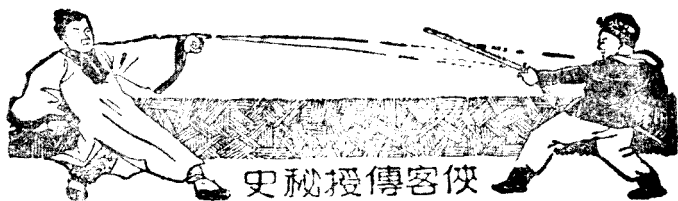
功一道，登峯造極，無所不窺，一得祖師親自指點，自能豁然貫通，馬上就會，及至醒後，依法練習了幾個月，居然能在水面飛行了，他們因此功係祖師深秘不肯傳人的方法，故也視爲鎮山之功，不輕授人！相戒每一代只傳一個人，并且只傳和尚，不傳俗家人，從此以後，世守成規，直到本朝的朝元和尚，他本是大明的宗族，見江山被胡兒所佔，中原錦繡，盡染羶腥，故出家做了和尚，投在少林寺裏，學習拳棒，得正支嫡傳，把各種武藝都學成了，後來師父圓寂，他便升任方丈，於是廣收徒衆，傳授拳勇，他本存着摧覆清廷的心思，欲替祖上報仇雪恨，故不惜將各種秘術，一起都傳授出來，不管出家俗家，只要其人志向高性情好，可以造就，他都肯竭誠教授，有幾個看得



中些的人，竟把世代不傳的水面飛行功，也一起傳出，自此以後，俗家人就也有獨擅此功的了。朝元和尙，後來雖沒有成大事，實志以終，却造成了外派無數人才，現在他的徒黨，雖有幾個不肖，投身做官，取媚胡兒，還有不少散居江湖，圖謀覆清呢。至于那水面飛行的功夫，究竟如何練法，好在韓姑娘是練過的，總能體會其意，向衆說法，我可以不勞多費了，請韓姑娘將己身親歷的講出來罷！鮑旭聽到半腰裏，不防他竟中斷，推往別人身上去，不覺動怒道：老趙！你到底是一個人不是？剛才說得多麼嘴硬，來歷練法，完全曉得，如今來歷却被你扭捏得像了，大家也不至于找你的錯處，你就該再扭捏一下，連練法都扭捏過了，豈不是好，如今反要叫人家說起來，真是笑



話之極了。你這大個子的心思，我也猜得透的，今天若沒有會這功夫的人在旁邊，你就可以大吹大擂，鬧出不知甚麼花頭來，現在有一個韓姑娘在旁，你可就止住了，這可是你是走江湖的賣江說法也好！此刻就請韓姑娘講說她的練功經過，無論如何，今天的一席酒，總要吃在你這大個子身上。韓姑娘！你不要也像這邈邈大個子，顛顛碩碩的，儘管說出來，讓大家長些見識，好在都是一家人，沒有甚麼干係的。韓翠雲笑道：水面飛行術的練法，大概也和陸地飛行術差不多，趙爺既然會得陸地飛行術，到先要請教陸地飛行的練法如何？然後待婢子來講水面上的練習。趙天勇不覺哈哈大笑：若要我講陸地飛行術，在當初夏家店教夏芸珍時，早已講過，鮑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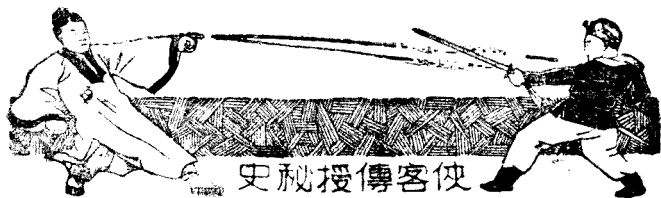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小子，也在旁側，諒他還沒忘記，韓姑娘要教我講，如何敢不從命，只是約略說：先從石子道上走，然後換砂子道，然後再換軟沙道，拖着鉛在上面走，走到其間，自有功夫出來，如此罷了，若要講詳細的練法，鮑旭也曾聽過詳細的講法，不妨就教他複述一下。鮑旭道：趙大個子！你休得逞能。當初夏家店時，你也只是口說，並沒有實試，你已說過練習的程序，又何必我細說呢。還是請韓姑娘把練水面上的功夫，說出來，讓大家新新耳目罷。我見他們言語之中，愈逼愈近，生怕鬧破了臉，便向韓翠雲道：姑娘！你就說了罷，免得他們二人爭訟不休，究竟如何練法，連老夫也不知道，說出來也好大家多一個法子，就算老夫叫你講的罷。韓翠雲聽了，也覺過意不去，便道：起先人



史秘授傳客俠

手，也不過像趙爺所說的法子，但我們並不拖鉛，因為鉛這件東西，敗血耗神，雖在豬羊血中浸透，終於沒有好處，故我們都用青錢代替的，起初多不過在石甬道上行走，往後腿上的青錢，逐漸加重，腳下的東西，却改換鬆軟些的，由石子而砂子，由砂子而軟沙，直要練到在沙上行走，沒有足印，沙塵毫不上揚，然後再用頭髮和鬆棉，一層層相間着舖得平帖，在上行走，走了幾個月，自覺功夫深些，便抽去一層頭髮，如此一層一層的抽，抽到後來，只剩鬆棉，沒有頭髮，功夫就有七成以外了。然後再用豆腐舖滿甬道，上面略為蓋些桑皮軟紙，使鞋底不至于沾着豆腐，在上行走，要能不踣壞豆腐，才算成功，但是這件事情，最不容易，練的時候，往往在甬道梁椽之間，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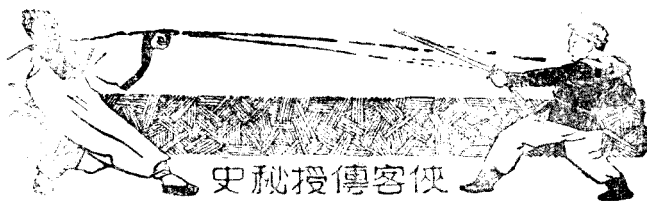
軟索，使人在來不得的時候，可以有所攀援，不至陷于絕境，可是婢子當年學這功夫之時，就受了有攀援之累，要不然現在儘可在水面行走，不消甚麼輔助。等到在絕嫩的豆腐上可以走得來，那就在水上走也不會沈沒了。婢子學得功夫不多，入世太早，以致脫不了靠旁，所以製這件通艸衣，也只爲了此事，若能再進一步，連這件通艸衣都用不着了。至于趙爺所說此功之來歷，婢子年幼，却不能知道，大概趙爺既然這麼講，那是決不會錯誤的。韓翠雲講說此事，對于趙天勇的打趣，似乎很不對勁，她講完之後，大家都和坳着狂笑，不料在此狂笑之中，又有一種特異的聲音發出來了。



第六十五節 四兩撥千斤法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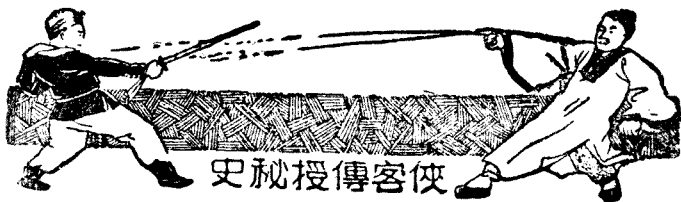
●舉石獅暢論行功妙旨
●數橋洞可笑孺子天真

話說大家聽了韓翠雲挖趙天勇，不覺狂笑起來，在這一陣狂笑之中，忽的砰然一聲，奇響驟發，循聲看去，只見亭中的石碑倒下，鮑旭已仰面朝天的睡在石碑之上，原來鮑旭倚碑而坐，起初被趙天勇挖苦了幾句，心中很爲氣惱，後來聽他說到半腰裏，又不往下說，一發恨忿，如今虧得韓翠雲也不尷不尬的一派挖苦話，對待趙天勇，弄得他無可如何，心中不覺大喜，他這一喜不打緊，他的背部，恰好緊帖碑面，狂喜之下，一個忘形骸，背心不覺往碑上一倚，用力過分，那一塊碑那裏經得起他許多斤兩，立刻往後倒下，鮑旭正在得意，



史秘授傳客俠

也不提防有此一着，背貼着碑，碑倒下去，人也自然坐不住了，就此也往後一栽，臥在碑上。大家見了如此情形，自然止了笑，過去問他的安危。鮑旭雖跌了一交，却並沒有受傷，等我們過去時，他已忽地跳起。趙天勇到覺過意不去，急上前安慰幾句，一面去將那碑石扶起，幸而沒有斷，就在石礎上用石片填平，依舊放好。不料鮑旭經此一跌，不怪自己不小心，用力太猛，致將石碑倚倒，反而埋怨到趙天勇身上去，見他獨力扶碑以後，便大叫道：趙大個子，你不要賭功夫，賭不過人，講來歷講不過人，就想借些些勇力來壓倒人，扶植這一塊石碑，統共三四百斤，算不得好漢！你若真的是好漢，就該去將橋旁的石獅子，移個方向，那才算你是好漢。趙天勇聽了此話，明知是



俠客傳授秘史

自己的不是，先前不該過分挖苦他，如今既然他認起真來，到不便與他作對，便笑道：既然如此，也很容易，就讓我去把石獅子對掉一下就是了。說着捋起衣袖，走出橋亭，徑往石獅

江湖奇俠傳



（聽談武功鮑旭敲倒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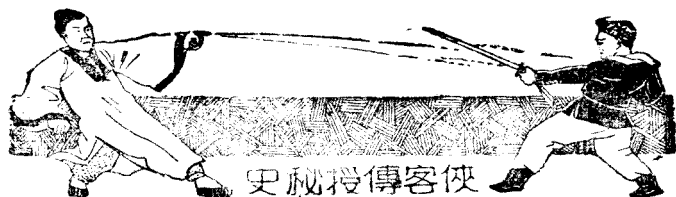
子跟前走去，看了一眼下手的地方，左旁原是一個雄獅子，兩後爪蹲在石磴上，兩前爪却在玩弄一個球兒，趙天勇看準了之後，便收了收腰，運了運功勁，走上前去，左手在石獅的



前爪上抓住，右手却插在石獅的後爪空擋裏，使盡平生之力，向上托。照那只石獅子，至多不過一千二三百斤，趙天勇的實力，還夠得上；不料他用力一托，竟絲毫不見移動，趙天勇大叫道：好重的石獅子，難道生了根不成？他嘴裏這般說，心裏已想到了，接着把石獅往前一撥，又往懷裏一帶，四邊的泥土，就扭得鬆了，再往上一提，一隻雄石獅，已安然被他舉起。你道爲何？原來石磴下面埋在土中，也有一尺多深，並且根盤比了上面來得大，四下泥壅結實了，故一時拔它不起，一扭之後，四下鬆了，故輕而易舉。趙天勇把雄石獅搬到右面之後，暫時放在旁側，然後又舉手去舉雌獅，這一來他已熟能生巧，再不消多費氣力了，把雌獅移到雄獅的老窩裏放妥，又去將



雄獅放在雌獅的老窩裏，兩下弄好了，才伸了個懶腰，向鮑旭說道：「剛才諸多冒犯，如今將石獅雌雄易位，大概可贖前愆了罷！」他嘴裏雖這般說，可是已有些氣喘吁吁，說不成話的樣子，這可見一對石獅，重量確乎不小。趙天勇有千斤以上的脊力，尚且如此，若在別人，勉強而行，準弄到口噴鮮血爲止呢！鮑旭見趙天勇和顏悅色的說話，到也沒有甚麼，一笑而已，大概他也自揣力量，夠不上趙天勇，要將那一對青石獅子，雌雄易位，恐怕辦不到，故就餒了。獨有那韓翠雲，却天真爛漫，跳躍而出，攘臂上前，嘻嘻的笑着，道：「趙爺！你這一點兒，却算不得甚麼，依婢子的愚見，須換得遠些呢！對過橋塊下，不是也有一對同樣的石獅麼？若要弄着頑，把這邊雌的挾過去，把那邊雌



的挾過來，使它們雙方易配，那才有趣。趙天勇急忙說道：韓姑娘，你休得取笑！須知這一對石獅子，共有多少斤兩，單這麼輕輕飄飄的說一句話兒，誰都會的，只是我已服侍過它了，知道它的實力，姑娘！你別小覷了它，每一隻大概總足有一千一百斤呢，偌大的一條橋，那裏搬得過？我剛才替它們左右易位，已累得險些兒出汗，若要搬到對橋塊去，那我可辦不到，除非韓姑娘試一下我們看，到也可以使大家廣廣眼界！在趙天勇說這幾句話，無非是諒韓翠雲無此力量，萬不能將石獅子移過橋去，不料韓翠雲却坦然說道：趙爺！婢子既然說到這麼一句話，決不要有勞趙爺的，自然由婢子擔擋這個，若是

要難爲趙爺，韓翠雲也失了在家鄉時暗鳴叱咤的威風了。照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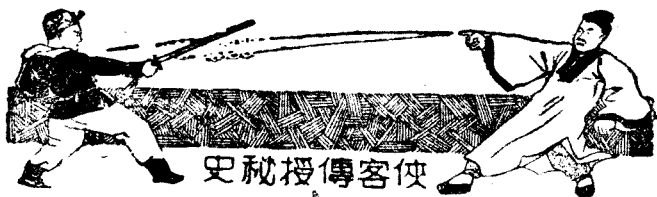
爺的心理，以爲這石獅比了婢子來得大，以婢子孱弱之軀，似乎舉它不動，并且婢子雖然會得幾樁武藝，究竟是個女孩子家，實力不充，不能勝任。若論先天實力，固然敵不過趙爺，如要將這雌雄石獅，使它們易配，那還自揣有一點兒本領。老實說：我從鹿原老人學技的時候，雖止一年，他却教了我許多秘訣，其中有一句說：牽動四兩撥千斤，這法子可以以弱敵強，任你如何來得兇猛，用力如何來得厲害，可以借他的力量來制他。這是大家知道的，是指有生命的東西而言。內家的拳經上，也載得很爲詳盡；但是我所說的牽動四兩撥千斤，其法還可以活用，並不限定于有生命的東西，就是呆笨如這一對石獅子，照我的力量，本來舉它不起，如用此法，馬上可以扯



史秘授傳客俠

着就走，鹿原老人說是八九立功。其實此法，還是利用巧勁，學拳的人，最貴乎得一巧字，對敵時候，只要能巧，無論你如何兇猛，巧趨善避，就可以制他，若是笨拙了，就處處受人家的掣肘，這也如有錢的人，用起錢來，有當有不當，鹿原老人所傳的八九立功，統體就得一巧字，婢子從他學了之後，也從來沒有用過，今天到要試驗一下了！

韓翠雲這一番話，確是內家的門徑，無如趙天勇到底是外派許金山的弟子，那裏參悟得許多，便道：既然如此，姑娘的八九立功，到要請教，韓翠雲便將衣袖略一整理，不慌不忙，走到石獅跟首，比了一比長短，韓翠雲站在平地，石獅子到他高上一尺多，身裁的大小，那是更不必說了，她走到石獅旁邊，一手搭在石獅背上，笑吟吟的



說道：石獅石獅，你莫頑癡，跟我過去，重配雌雄，說着即將左手托住石磴，右手抓住它的牙關，下邊向前一送，上邊向後一拉，一隻石獅子，已完全在她掌握之中，離地二尺光景，她托着便一步步上橋，並不覺得費力，如飛般的向那邊去了。大家看了，固然目定口呆，就是趙天勇也覺得奇怪萬分，橋舌不下。隔了不多一會，已見她從對面過來，兩手一般托着雌獅子，飛奔到這邊，看定地位，安放好了，却是面不改色，氣不上湧，抖了抖衣袖，望着趙天勇道：趙爺如何？婢子可是把兩對石獅易配了，還請驗明，以防弊竇，趙天勇也不敢再說甚麼，上前陪禮道：都是在下的不好，累得姑娘用力，心上實在過意不去，如今在此陪禮了，還望姑娘恕罪，韓翠雲到也天真爛漫，不以爲



史秘授傳客俠

意笑着說道：這原是婢子的多事，與趙爺何干，并且大家都是自己人，鬧着耍子也作興的，正好互相觀摩，以圖進取，趙爺說出這些話來，那就不像一家人了。他二人到沒有甚麼，獨有那鮑旭，那時候竟弄得頓口無言，光是瞪着眼向二人瞧看，這一來大家都不好意思起來了，我恐怕認起真來，到是沒趣，便向韓翠雲道：韓姑娘！你是懂得詩詞的，不知這麼偌大一座寶帶橋，也有人做過甚麼好詩詞麼？韓翠雲到也湊趣，迎着說道：有是有的，不過婢子記性不好，都忘懷了，只記得兩句叫做「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原來順着寶帶橋下去，便是吳江縣，橋的右面，便是太湖，故這兩句詩，很貼切地勢的。鮑旭悶着半晌，到此却又熬不住了，驢言道：甚麼詩啊



詞啊！我們草包可不懂，不料一位暗嗚叱咤的女俠，竟如此咬文嚼字，酸溜溜的變成醋罈子了！趙天勇也湊趣道：是啊！小鮑和我一樣是火燭小心的肚皮，放不得斯文，凡事須得懂了訣竅，才爲有趣，要是不懂，就乏味了，我們武夫，還是講武的，請韓姑娘還是講那四兩撥千斤的八九玄功罷！韓翠雲便道：講到那種功夫，在不知道的人，看了似乎煩雜已極，不容易練；若是拆穿了，也沒有甚麼大了不得，只有一句總訣，叫做善使勁，譬如與人家動手，對方沖過來給我一拳，要用外家手法抵抗他，左右不過是架格遮攔，或竟閃避，但我們在這個當兒，儘管先閃在旁邊，讓他的拳沖過了門，然後順着他的勢子，給他一個狙擊，或握住他的臂膀向前送，或在他肩上拍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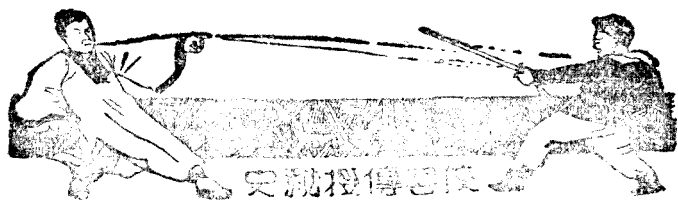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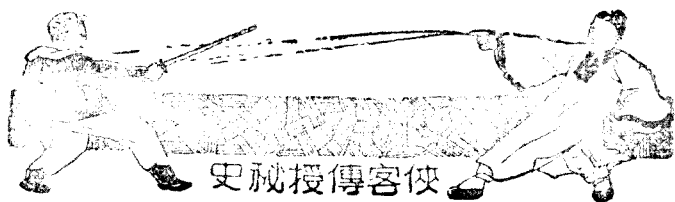
消用多大的氣力，其人一定站立不穩，向前傾跌，這個方法，完全就借他原動的力量，制他的死命，他用力愈大，吃苦也愈深，至于這種法子的練習，却完全從太極拳中參悟出來的。太極拳是武當祖師張三丰真人受自九天玄女的秘法，那拳法打起來，柔枝弱葉的，很不動人，一舉一動，宛如生病人一般，有氣沒力，不似外家拳法，那般拳到力到，風馳雷掣的威武。在表面上看來，太極拳似乎只好使人活動血脈，不足以善戰鬥，其實却大謬不然，太極拳的妙用，全在善于借力，正是每一手都有四兩撥千斤的能力，因為太極拳本來是個圓圈兒，此拳既稱太極，故處處在這圓圈兒上着眼，一舉手，一翹足，總不脫圓圈兒的範圍，故太極拳一法，完全在圓圈上用功夫。初



練的人，固然談不到此，往往有學了五六年太極拳，不能和極
的外家拳對敵，甚有舉手示意都不能應用。世俗之人，因此就說太
極拳是徒有動作，不切實用，於是輕視不學，這其實是學的人沒有
參悟太極的妙旨，但得形式所致，並非太極拳的不能應敵。要參
悟到太極的妙旨，那拳法也就隨着活動，但覺這一個圓圈兒之內，
包羅萬象，孕育變化，有無窮的奧妙，借勁制敵，所謂這四兩撥千斤
的手法，也就包含在內了。到得這一個地步，與人對敵，打出他陰陽
怪氣，圓圈兒的拳法，人家可就奈何不得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都
在圓圈裏面，敵人的拳腳，不進圈兒範圍以內，固然沒事，若一入圈
兒之內，勁兒立刻被他借去，用四兩撥千斤的方法，反來制你。因爲



拳拳有借勁，手手能四兩撥千斤，外家拳法，任你如何高強，再也勝它不得。這不過大略情形，若要細講，十天半月也講不盡，并且此中奧旨，大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宣之概，有許多曲折之處，竟不是言語講得清楚的。但此層還是對於生動的東西而言，若是呆笨的東西，如青石獅子一般，斤量極重，它又不會用運其斤量，那麼四兩撥千斤的法子，豈不就失了效用麼？若要舉它，除非也和趙爺一般，憑着實力去搬動它，不然就休想。可是這死東西也可以借勁的，所借之勁，並不拿它的重量爲則，只在一個勢字上用功夫，譬如我見了一件東西，自量力不能舉，便細察其物之勢，何處可以乘勢，何處可以借勁，然後再行下手，重的也似乎可以減輕，所謂事無不可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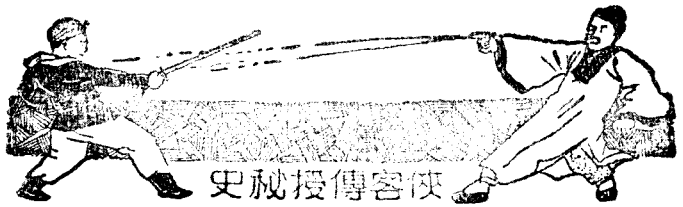


物無不可借之勁，只要能得其勢，就有勁可借了。往往有二人氣力相等，各拿一件同重量的東西，甲却很輕飄，乙却很笨重，這就是得勢與不得勢的判別。我有一個譬喻，人好比一桿秤，你們想：小小的秤桿兒，若不加上鈎鈕，光拿桿兒去撥東西，能撥到多少重？恐怕撥着三五斤的東西，就免不得要折斷了。加上鈎扭之後，即將二十三斤的東西，掛在鈎上，提着秤鈕兒，撥動秤錘，也可以稱得起來，這是甚麼緣故呢？況且秤所稱的東西，雖非盡是死物，但斤兩是永不變動的，這也無非是借力和得勢罷了。重在鈎上，力在鈕上，至于秤錘，就是用來稱勢的東西，三樣東西，必須配置均勻，方能得其妙用，要是將鈎和錘倒置過來，重量與勢，失了均勻，那時就要趁不住。



史秘授傳客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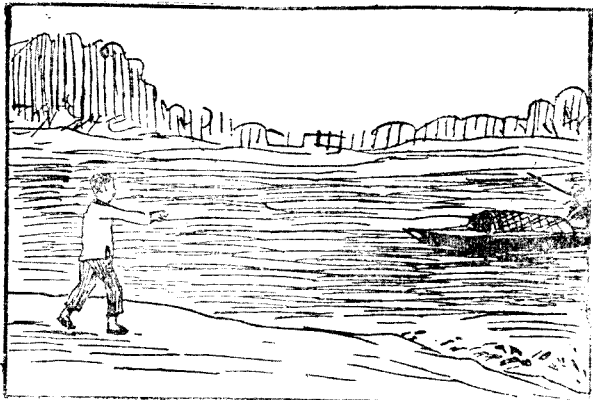
了。秤鈕兒是根本實力，再不能移動的，我們看了秤的功用，就可知道借力乘勢妙旨。就如婢子剛才舉石獅一般，照實力說起來，僅及半數，那石獅足有一千一百多斤，婢子的實力，不過六百斤，照理那裏能舉得起來呢？可是竟能舉了，走過這很長的橋，也就是借勁乘勢的功効。剛才我左手托住石獅下邊的石蹬兒，這便是重的所在，宛如秤上的鈎兒；右手抓住牠的牙關，向懷裏一帶，就是勢之所在，宛如秤上的錘兒，將全身當做秤桿，聚集全力在鈕兒上邊，石獅子就憑空舉起來了。這雖是個譬喻，細細想來，理由很不錯的，大概這種借勁，四兩撥千斤是來不得，比實力重一兩倍的東西，還可以使得八九立功，也不過是一個借勁罷了，若照金鎗傳上說那八虎闖



俠客傳授秘史

幽州的楊七郎學了八九玄功之後，只要大吼一聲，便能力長十鈞，這些話却是欺人之談，若真個如此，得此功夫的人，一吼千鈞，十吼就是萬鈞，只要一天到晚的狂吼，就可以無敵

江湖奇俠技術營



（衆人談武功忽遇盜船）

于天下，不必再練甚麼別的功夫了，天下那有這種道理。大家聽了韓翠雲的一番妙喻，端的妙舌生蓮，都稱讚了幾句，此時忽見一條小船，從上流而來，船上只有兩個舟子，一個在



後邊搖櫓，一個坐在船頭上閒眺，並沒客人在內。鮑旭看了大喜道：趙大個子，如今可是有船來了，我和你再去數一數橋洞，他也不等趙天勇答話，便向舟子招手道：攏上來！攏上來！搖着我們數一數橋洞，回頭給你一兩銀子的酬謝。船頭上的舟子，回頭向搖櫓的望了一眼，搖櫓的點了點頭，船就漸漸的攏岸，趙天勇鮑旭二人跳上船去，只向船艙望了一望，並不進去，他二人都是陸地黃牛，那裏經得起那小船的搖幌。趙天勇身量又重，踏上去險些沒連船都踹翻了，故就據着船頭坐下。鮑旭還舉手招我們下去，我們却不高興，徐步到橋面上去望太湖洞庭的遠景，他們却一篙點出，沿橋搖去。鮑旭自顧數他的橋洞，趙天勇却不住眼的向船艙裏望，好像見了甚麼



史秘授傳客俠

可疑的東西一般。數了兩遍，鮑旭給一兩銀子與舟子，二人便上岸走到橋面，鮑旭此時歡喜得甚麼似的，見我們指點湖山，便問道：孫祖爺！你們在那裏指點些甚麼？那邊的遠山，是甚麼去處啊？我道：我們也正在看這山色湖光呢！那邊的湖，就是蘇浙著名的太湖，那山據蘇大哥說：就是東西洞庭，也是很有名望的。就是太湖的洞庭山麼？我往昔聽人家說過，這去處是盜賊的淵藪，我們改日去玩玩也好。正在說着，韓翠雲忽指着前邊道：你看剛才那一只小船，此刻已搖的很遠了，不是向太湖裏搖去麼？這小小的船兒，怎麼經得起湖中的風浪？大家聽了，都不甚在意，隨着看了看，不料趙天勇却驚異非常。怪叫道：好不好！那一隻定是強盜船，可惜剛才沒有扣住了！



俠客傳授秘史

第六十五節

四兩撥千斤法術

查他一查，如今被他逃跑了。衆人聽了此話，都面面相覷，不知所云。

一七二六



第六十六節 觀音過海法術

●認寶刀忽逢一個仇人
●匿如意可奈千尋潭水

話說大家正在看那小船，搖入太湖去，不料趙天勇却非常驚異！指爲賊船，悔恨剛才沒有扣住了查一查，平白被他逃去。此話弄得大家莫明其妙，我因他剛才在船上時，不住眼的向艙裏瞧，知道其中一定另有別情，正待詢問，趙天勇又向韓翠雲問道：「姑娘！你那一隻水安息的寶貝如意，放在甚麼地方？」韓翠雲道：「放在翁家書室中，因爲此物極爲緊要，萬一遺失，甚爲可惜，故單用藍綢包了，放在齋額的裏面，誰也不會知道。」趙爺！你問它則甚？趙天勇急得蹬腳道：「不好了！如意準吃賊人盜去，我們快回去看來。」說罷也不等衆人



俠客傳授秘史

同走，自顧踉開大步，回頭就跑，運足了他陸地飛行的功夫，真如飛馬一般快。我們到此，也不容不跟着他走，却把一個帶路的蘇小曾撇在後面，不去管他，大家到得翁振崙家中，也不待叙話，徑往書房，趙天勇已垂頭喪氣的出來道：如何？我說是如意被人竊去了？現在齋額之中，那裏有甚麼藍綢包裹，只可惜我見性太遲鈍，竟當面把賊人錯過，早些查上一查，還可以完璧歸趙呢！韓翠雲一聽此話，也急得面如土色，幾乎沒哭了出來，連道：真的麼？怎麼竟會失去啊？又自己到齋額中一看，果然不知去向，便黯然向我道：孫祖爺！此事如何是好？此時翁振崙也知道了，走到書齋，喚值書房的僮兒進來問，說是自從諸位出外遊玩之後，書房一向鎖着，隔不多時，就有一個



俠客傳授秘史

武士前來詢問三位爺可在府上，說是老朋友，從吳江來會小人就據實告訴了他，那人便道：既然如此，你且引我到書齋裏去待我留個條子在此，等他們回來時好知我的地址。小的見是諸位高人的朋友，自然不敢攔阻，引他到了書齋之內，小的想來回報主人，那人却又說這到不必驚動主人，只待我留住條子就夠了！于是他就坐在書案上寫了一封信，交給小的，他便揚長而去，諸位回來時，適小的在茅廁上出恭，故沒有即將那人的信呈上。翁振崙道：那末你引那人入室之後，你可曾離開過他？小廝道：他磨墨寫字時，小的曾到外邊去點上一道茶，走過一走，也沒有多大功夫，點茶回進來時，他還寫了沒多幾個字呢！翁振崙啐了一口道：你這糊塗東西，他趁你



史秘授傳客俠

出外的時候，止在幹他竊物的勾當，自然把寫字的功夫擋住了；你還道是他沒寫多少字，是你來回得快速呢！如今他那封信呢？還不快拿出來！小廝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兒遞上，翁振崙看了，不覺面色泛白，雙手發抖，斷續的說道：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並非竊賊，却還是太湖裏大盜所做的，這這這件如何辦法呢？韓翠雲聽說是太湖強盜，到似乎定了心，劈手奪過那封信來念道：

太湖多耳塞寨主項天爵，拜上諸位俠友：久聞大名，在鄂豫贛皖一帶，暗鳴叱咤，無人敢于正視，足見諸位武藝超羣，非常欽佩，今次來蘇，雖係遊山玩水，然風聞韓姑娘有一返魂香如意，係內廷所有之物，有起死回生之功，已在蘇醫治數人，敝寨主



俠客傳授秘史

極爲羨慕，故命頭目趨前拜謁，特借如意一觀，並速駕來寨盤桓數日，以盡地主之誼，寶物容當面奉還，敦行水酒，恭候光臨，此呈諸俠友親鑒，多耳寨主項天爵再拜。

大家聽她念完了信之後，一時都沒有主意，翁振崙要報官請究，我便勸阻道：此事諸多不便之處，切不可報官，報了官也未必能夠緝獲，反而多生枝節，到不如留着待我們自己辦的好。好在此事他已將住址告訴我們，不難尋踪而往，憑着我們這四個人，也不至再吃那們的虧，好歹總有取回來的一天。韓翠雲也發恨道：甚麼項天爵多大的多耳寨，放着一個我就鬧得他傾巢覆卵，何況還有孫祖爺等帮忙，就是一百個項天爵一千個多耳寨，也叫他不能存在，他



史秘授傳客俠

既然叫我們去，我們明天就去，向他討還返魂香如意，他如肯還，那麼大家沒事，保全個江湖上的義氣，他如不肯還時，就殺他一個落花流水，叫他認得認得韓家姑娘的手段。那時候大家都氣忿填膺，恨不得馬上飛身到多耳寨去，擒住項天爵，把他粉身碎骨，然後奪回如意，方才稱心滿意。到底翁振崙年紀大有見識，安慰住了衆人，便道：這多耳寨是在洞庭東山的一個水寨，到那邊去時，非船不渡，可是那邊是水寇存身之處，尋常船戶，誰都不肯前往，衆位去時，待老夫去租了一條船，再往田莊上去，弄兩個善于駕駛，胆量大些的莊戶來搖船，那才可以去得，否則却就難了。但是衆位都是陸地上的英雄，這水裏的勾當，却須格外小心防範，以免受人暗算！韓翠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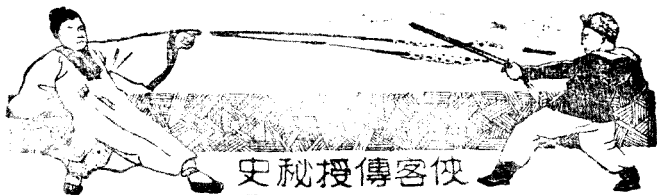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俠

道：不怕他，婢子會
 得水面飛行術，若
 是我一人前往，連
 船隻都可以不消
 呢。鮑旭插嘴道：韓
 姑娘！你莫非真的
 氣昏了麼？你能用
 水面飛行術，難道
 我們不能駕劍遁
 前往麼？本來用不



（各人駕劍遁前往多耳寨）

到甚麼船隻，翁老
 丈却是沒有知道
 底細，故才說出外
 行話來。依小子的
 意思，我們今晚就
 往多耳寨去和他
 見一個高低，到也
 來得爽快。翁振崙
 強留了一天，次日
 才告辭而出，問明



史秘授傳客俠

了上多耳寨的路徑，各駕劍遁，向東洞庭而去，統共沒有幾十里路程，不消片刻功夫，已經到了，收了遁落在山坡，向四下一看，此山正在湖水之中，非舟莫渡，天生的險塹，山勢也嵯峨蔥鬱。曲折幽深，山上寨子極多，有如炮壘一般，隔數里便有一個，四面散布，連絡呼應，居中一座大寨，想來就是多耳寨了！許多小寨擁着大寨，有如衆星拱月一般，極有程序，看了這種布置，就可知寨中大有人才了！我們在山坡上審度地勢，尋覓入寨的道路，一路緩緩前行，行不多路，早被伏路嘍囉看見了，大喝道：前面何人敢在此地窺探，說明了再走，還不站住，就要放箭了！我便將來意告知，此時他們寨主也知道我們一定前去，早就有命令傳下，故那個嘍囉，一聽我們是來會他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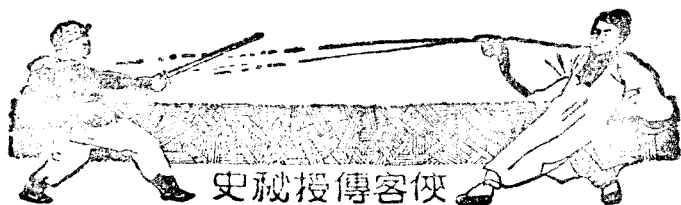
史秘授傳客使

主討取如意的，非但不加攔阻，反上來行禮迎接，在前帶路，彎彎曲曲的向大寨走去，路上共經過六座小寨，都是紮在緊要的地方，每一寨中，大約有三四十個人，見我們走過，便出來盤問，那嘍兵一一代答，好容易才到大寨的頭門上，那嘍兵便向我們說道：請四位在此略等一等，待小人去稟知寨主，待他親自出來迎接。說罷竟自去了，門上的嘍兵，便向我們請問姓名，請坐閒談，隔了一會，只聽得一陣諠譁，嘍兵便道：寨主出來迎接了，話聲未絕，只見正中寨門處，一個粉面朱衣的人，年約四十左右，帶着四個高矮不齊的漢子，笑吟吟的從裏邊出來，見了我們，便躬身施禮道：四位光降，小寨生輝，喲，項天爵帶領兄弟，天安天烈，陳大受，榮錦迎接來遲，望勿見罪！



史秘授傳客俠

我們也還了一禮，謙遜了幾句，彼此讓到廳上，分賓主坐定，送上茶來，逐個問了名字，原來那瘦小身軀，形如猢猻的，是叫項天安，黑大個子，有些獸頭獸腦的是項天烈，都是項天爵的嫡親兄弟，兩撇小鬍子，黃皮漢子，是叫陳大受，麻面缺耳的是叫榮錦，都是項天爵的拜把子兄弟。當下寒暄了幾句，又各自說了些佩服的話，未及正文，項天爵道：「諸位遠道而來，想已飢渴，且飲杯水酒，再談別的。」于是便吩咐擺酒接風，我們只得道了叨擾，挨席坐下，講了些江湖上不相干的話。項天爵道：「諸位的大名，傳播宇內，小可們早已望風懷想，不料天假奇緣，適逢高躅過蘇，真是萬幸，欲來拜謁，又恐草野之徒，被諸位所摒棄，聞得韓姑娘用返魂香活人之事，更爲欽佩，并且知道



史秘授傳客俠

有一柄返魂香如意，係外邦安息國進貢朝廷，後來被黃泰杰從內庭盜出，送給朱仙鎮的殷其震爲壽禮，轉輾入于韓姑娘之手，此物真是海外奇珍，極欲一廣眼界，故遣手下伺候左右，乘諸位出遊的機會，盜取了來，這種行爲，本欠光明，但小可却並無乾沒之意，不過借來觀光，順便可以請四位到小寨一叙，還望勿罪，諸位在此盤桓數日，等下山時，便當原物奉還，決不損壞。他說話時很是誠懇親切，却真似毫無惡意，大家到不好說甚麼，也只得自謙了幾句。項天爵又問道：在初我只知韓姑娘和孫趙二位俠士同行，這位鮑大哥，又是何時才到的？我便代答道：方我們南遊之先，他本來也想同行，後來因爲恐怕母親盼望，故回沔陽去一行，出來的時候，不料又



史秘授傳客俠

被一個同伴邀去紅樹坡破了普仁寺，一路上耽擱，故而直到前天才來蘇。我們說話的時候，只見那陳大受雙眼死釘在鮑旭身上，并且注視他背上那一口截虹寶刀，等我們說完了話之後，便開口問道：鮑大哥就是去年在白漁港殺死插翅虎的鮑旭麼？鮑旭是個直胎子，又不知他問此話的用意，便隨口答道：正是小弟。此話一出，那陳大受却直跳起來道：好好好！姓鮑的！我今天和你勢不兩立。你進來時我就見背上的寶刀，似我譜兄插翅虎鄒鴻之物，如今果然是殺他的仇人，有仇不報非丈夫，今天大哥邀你們到來，本沒有相害之意，現在却容忍不得了！鮑旭少年情性，又自恃本領高強，那裏賣他甚麼賤，便也立起身來，大喝道：殺水寇插翅虎鄒鴻的，正是小爺，



俠客傳授秘史

你待怎樣？你仗着此間人多不成？小爺要是怕了你分毫，也不叫小俠鮑旭。項天爵見二人反臉，到覺過意不去，即將陳大受喝住：我也喝住鮑旭，兩下裏雖不敢再響，却惡狠狠的對視，眼珠裏都似乎要放出火來。項天爵道：四弟不可造次，鄒鴻兄弟的那一回事，我也有些知道，那委實是他眼睛不亮，自取其禍，也怪不得人家，你雖和他拜把子一場，現在人已死了，不能再生，丟過了也就完事，何苦如此行徑，徒然多結仇怨于人呢？若照你的本領講，在水裏邊，自然是數一數二，若在陸地上，要想勝人家，那恐怕不行，今天爲兄的在你們二位面前，各斟三大杯，這場事算丟開罷！又向鮑旭道：我這位兄弟，生性戇直，肚皮裏放不下一些雜事，剛才諸多冒犯之處，統看做兄



弟的分上，不要認真，說罷果然替二人各斟了三杯酒，二人也沒得話說，可是心中終究都有些不大情願。飲筵過後，項天爵又帶領我們，到各小寨去遊玩，并指點各處汊港水程，說得詳詳細細，這種布置，真是個善于用兵的人，否則決不能如此有條不紊。後來問起他的出身，方才恍然！原來他本是江陰世家子弟，祖上都是讀書明理的人，後來澄民守住孤城，與清兵抵抗，直到糧盡力竭，方被攻破，又慘遭屠城之禍，他家的高祖，共有弟兄七人，也都被屠殺，只剩他高祖一人，因在青浦外家，故得免于難。到後來就依外家爲活，發誓不食清祿，并時懷反正之念，把覆清的思想，灌輸給子子孫孫，世代相傳不替。直到天爵等兄弟，都懷大志，因鑒于文不足以戡亂，故兼治



武事，武不足以臨民，又兼攻文學，養成了文武全才，又想蟄伏鄉里，不得廣交志士，于是便想在功名途中去尋幾個人物，故中了文武舉人，兩個兄弟，也都武生的武生，武舉的武舉，他後來見到仕途途中，都是些塌葺的東西，沒有志向高大的人物，除哼幾句八股文，與臣對臣聞，聖祖高皇帝武功蓋代等取媚胡兒的文辭以外，甚麼國家大計，種族存亡，一概都不知道，甚而至于麥粟全不能辨別，只要自己靠這種進身之階，取媚當道，弄得一官半職，就算是顯親揚名了。項天爵見到了這種情形，心就冷了一半，後來回思一想，江湖上的人物，雖然品類不齊，到似乎有幾分義氣，不如交結了這些人，往後去到有用處。故對於江湖上九流三教，無不交納，竟至于蕩產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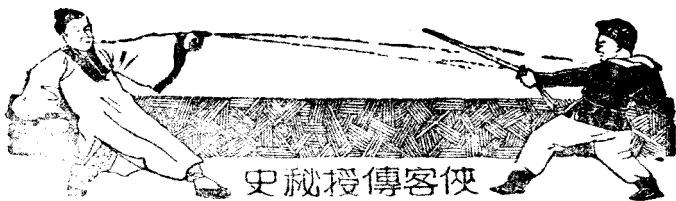


家，弄到無可如何，就有人說起太湖洞庭的基業，他動了心，便帶了自己兩個兄弟，又招致了無數流氓，設計取了洞庭多耳寨，作為根據，陳大受榮錦二人，本是前寨主徐辰虎手下的兩個總頭目，見他伙併下山寨，舍此又無可存身，故就降順了項天爵。項天爵也因為新來晚到，要收拾人心，故就和二人結為兄弟，從此便落草為寇，一意整頓內部，訓練士卒，數年以來，竟有獨霸一方之勢。寨中子弟，也都能遵守法度，不作妄殺妄劫的勾當，現在已有一千多部眾，將來逐漸增多，想據江南半壁，與胡兒比並一下，所謂落草，也不過為暫時之計。我們知道他有這一番來歷，也不覺深深欽佩，愈信他此番計誘我們上山，另有用心，決無相害之意了。從各小寨遊玩一周，重



俠客傳授秘史

又回到大寨，其時已上燈時分，項天爵又命擺酒，大家仍照日間的位次坐了，談談說說，很爲投機，獨有陳大受和鮑旭二人，終有些生刺刺的不能相合。項天爵也見到這一層緣故，便笑道：今天羣雄相聚，不可恁地寂寞，到辜負了雅會，五弟的劍法，甚爲來得，就煩當筵舞弄一回來下酒罷。榮錦聽了，便立起身來，卸去長衣，收了收鸞帶，出了席位，手下遞上雙股劍，他居中一站，說聲獻醜，賣個門戶，將雙劍一分，就廳上舞將起來，忽上忽下，倏左倏右，舞得竟如梨花隨風飛舞一般，令人眼花撩亂，只見劍光，不見人影，這種劍器，在劍法中也可以算得上乘，惜未通于術，故還只能持劍而舞，人難離劍，劍不離人，若通了劍術，到也是一個絕好的人材呢！舞夠多時，呼的一聲



史秘授傳客俠

風響，寒光驟斂，在燈光下只見榮錦手捧雙劍，含笑立在居中，面不改色，氣不上湧，向衆拱手道：小可劣技，有污尊目了，還請俠士們包荒些些，如有不到之處，還望當面指教！我們四人本來是客，他既如此謙遜，自然不能据傲，各離席慰勞，每人奉了一杯賀酒，榮錦便遞過雙劍，穿上長衣，回席坐定。此時韓翠雲忽然高興起來，向項天爵說道：寨主盛意，我們無以為報，婢子在路上無意間學了一套三十六板槓的法子，如今也來獻醜一下，放肆之處，還望宥恕！項天爵聽了大喜道：如此好極了！這本是我們江南人的一種特色武技，但得到真傳的確是很少，既然姑娘會得這個法子，那是再好也沒有，就請使出來讓大家都廣眼界，也可依法練習。韓翠雲便去了外簷，已



有手下預備了長橈，放在居中，她走上去開過四門，復躍過橈，舉橈在手，不慌不忙，從頭至尾，一路一路的使去，起初還如浮雲蓋月，倏隱倏現，使到後來，一條橈竟如蛟龍鬧海一般，翻騰上下，連人影也沒有了，堂上堂下，彩聲如轟雷般震起來了；她在一陣彩聲之中，拍的一聲，將橈收住，依舊和起手時一般，端坐在居中，舉手向上道：衆家寨主，婢子放肆了！大家也都不絕口的稱讚，各各奉酒爲壽，韓翠雲也都飲畢，然後歸坐。項天爵又道：四弟！你的戟法，也很可觀，就煩你使一下助興罷。陳大受冷笑道：大哥！並不是小弟不肯獻醜，要是在水裏邊，大概還使得，陸地上如何比得過別人，于其獻醜，不如藏拙，故只得方命了！這幾句話，分明是跟着項天爵日間的那一番話。



史秘授傳客俠

而來，非但不願意，并且還含着怨忿之意，大家聽了，到不好說甚麼。項天爵在面子上也覺得很不好看，要是換了脾氣壞一點的人，準會就此鬧起來，項天爵是耐性極好的人，並不現于詞色，仍是微笑相向道，既然四弟不願舞戟，還是讓愚兄來使大刀，給衆位下酒。便吩咐手下道：快去拾我的大刀，並將黃豆數斗，一同取來應用。手下

一聲答應，自去拾刀取豆，項天爵又斟酒勸各人飲了幾杯，不多一會，刀也拾到，豆也取來，他便脫去長衣，出席走到居中，手下送上了刀，他單手一執，舉手向我們道：衆位英雄，小可獻醜了，不是之處，還乞指正！我們便離位拱手，看他那口刀，大約總有六十斤開外，通體是鑛鐵製成，厚背薄刃，背上有九個銅環，舞動起來，環聲鐺鐺不絕，



俠客傳授秘史

用以亂敵人的耳目，這口刀名叫九環潑風刀，是宋朝大將龐毅所創，是用蔡陽刀改換式樣，加上銅環而成，龐毅是河北人，故這種刀法，盛行于河北高粱屯一帶，學武的人都極重視此刀，項天爵幼年曾從過河北著名武師俞森，故能得此真傳，現在請出這口大刀來，我看了就知道來歷。當下他開門已畢，便舉刀舞起來，手下的人，就不問情由，將數斗黃豆，向地上一攙，竟如珠走玉盤一般，就地亂滾。項天爵竟站在黃豆上面，掄動大刀，盤旋飛舞，你想黃豆在方磚上，多麼的滑溜，我們空身在上邊行走，已免不得要傾跌，何況站在上面還要舞刀呢？可是項天爵却竟如不知不覺，和平地上一般無二，此人脚下功夫，也就可想而知了，使完了一套刀，又招呼了幾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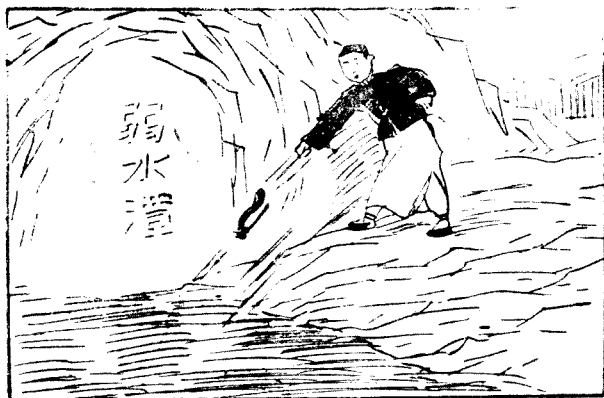


家照例奉酒爲壽，方各自就坐。項天爵道：「微末之技，有污尊目了，素仰孫老英雄才技過人，領袖峨嵋派，劍術高明，道法淵深，非人所及。今天幸會，幸勿吝教，請賜觀一二，以開茅塞！」我見他如此說法，到也不好推辭，但我究竟試演甚麼法子好呢？若演得過高了，人家非但要說我誇張，還易招忌；若是演得太平常了，又吃他們瞧不起，壞了數十年的英名，因此躊躇不決。項天爵不知我的心思，還只道我是故意刁難，不肯試演，又苦苦相懇道：「孫老英雄！你務須賞光一下，總算小可開了口，也給留些顏面！」我被迫不過，竟迫出一件玩意兒來了。因爲我在十來歲的時候，與同伴滾錢賭輸贏，大家以錢攢錢，誰攢得中的算贏，那時我年紀最小，這個玩意兒，沒有一些兒經驗，那



裏弄得過一衆同伴，連連敗陣，輸得我發起恨來，以爲這種玩意兒，左右不過是眼鋒的準確罷了，于是就蓄意練習眼鋒。我家院子裏，本來有一塊放金魚缸的石墩，我就將此墩爲

江湖奇俠法術傳



(懷恨宿仇拋投資如意)

的，遠遠的用錢攢上去，想練到能攢在石墩上，錢不落地爲止，不料錢是銅做成的，墩兒又是石造的，都是硬東西，硬碰硬便發生了彈力，錚的一聲，錢就拋得老遠，我却信定練久了

一七四九



史秘授傳客俠

之後，一定能趁我心之所欲，故並不懈怠，有空閒便練，起初固然其覺爲難，練到後來，就覺漸有進境，一有進境，自然更有興趣，練得更勤，練到後來，非但錢攢到石墩之上，能伏伏帖帖，一動不動，竟如黏住的相彷彿。并且我却從此中悟出蓄力藏勁的妙旨，後來改用磁杯練，上手雖也敲破過好幾隻，後來也能安穩如故了！臨了兒將杯中放了水練習，這原來是弄着耍子，不料日久之後，也竟會成功，杯中滿貯了水，老遠向石墩上拋去，杯底着墩，杯中之水，却能點滴不外溢，我往昔因爲這種功夫，不過是一種擲杯飛墮之戲，沒有甚麼實用，故沒有在人前獻過，今天被項天爵逼着要獻技，忽于無意之中想着了，正好借來一用，也算不得高，也不能說是低，甚爲合式，故拱



手笑道：承寨主的盛情，怎敢違命，但是老夫徒負虛名，本來沒有甚麼驚人絕技，既承寨主雅命，便讓老夫來給寨主上三杯清酒，祝寨主的大功早成罷！一邊說一邊取過三個空杯，斟得滿滿的，先舉一杯在手，祝道：這一杯祝寨主不渝初志，訓練士卒，早達滅清復明的願望，掃清胡氛，還我河山，說着便覲個準，隔席飛將過去，那杯兒不偏不倚的落在他面前，杯中之酒，完好無恙。接着又舉起第二杯祝道：祝寨主本義俠之心，多行仁德之事，爲民除害，造福人間，使神人共喜，永錫爾康，接着也照樣的飛了過去。又舉第三杯祝道：祝寨主嚴約部衆，早日復仇雪恥，威名遠震，青史流芳，千秋廟祀，萬代不磨，又飛了過去，三杯酒就一字兒排在他面前，這一來可把合座的人，



史秘授傳客俠

都弄得目定口呆，寂然無聲到底，項天爵不愧一家寨主，從從容容的向我說道：承孫老英雄相勗，予小子敢不自勉，但願事事都符老英雄的期望，那就好了！說着舉起杯來，一連盡了三杯，却親自出席，還敬了我三杯，然後歸座。那愁頭愁惱的項天烈，見了我如此，不覺發起鬨勁來，哈哈的大笑道：這玩意兒到來得有趣，孫老英雄，這是叫做甚麼功？如何練法？可能傳授給我？我被他這一問，却問住了，我這種功夫，本來是在無意中練出來的，既沒有師承，也沒有名字，他現在要問名字，一時那裏回得出呢？不免捏造一個出來，唐突了他完事。便微笑道：老夫末技，承三寨主說得好聽，若問這功夫的名目，却叫做觀音過海功，練起來也不甚難，只要肯下功夫勤緊做去，數



俠客傳授秘史

年之間，便可成就，但學會了也沒有甚麼用處，不過樽前索笑罷了！項天爵插嘴道：三弟！這種功夫，是從易筋經中揣摩出來的，若練到如此，談何容易，我勸你不要妄想罷！我便將練習此功的經過，向大家複述了一番，當晚直飲到三更，方才散席，項天爵已撥定了房頭，送我們入內歇息。一宵已過，直到來朝，漱盥之事，自有嘍兵服侍，大家同到廳上叙談，項天爵兄弟和榮錦都已在廳上相候，獨不見陳大受到來，項天爵便着人去請，不料隔不多一會，去請的人飛跑上廳，連稱不好了！四寨主竟自跑了！這一句話，正如兜頭一勺冷水，把大家都嚇得一跳。

